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高淳孔氏族譜序

高淳孔氏爲宣聖裔後唐同光間自曲阜辟地吳越家  
温州爲温州人者檜也數傳而以父爲建康路教授卒  
官不能歸其長子依婦家溧陽賢鄉沈氏以居遂爲溧  
陽人者文昇也受室溧水游山諸氏居漆橋遂爲溧水  
人已而游山割隸高淳又爲高淳人者文昇之弟文昱  
也元大德時有爲浙西廉訪掾而譜其族者亦文昇也  
趙孟頫序之墨蹟具在明成化時續譜而序之者公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一

高

彥倫彥季承敏也嘉靖時爲譜系以請序泰和歐陽洗  
馬衢豐城李宗伯璣者諸生忱國子生恂也垂六十年  
族蕃衍可二千人而復續爲譜以請序于余者高淳六  
十三世孫叅軍貞言與猶子四可也蓋古帝王家因生  
錫姓取于國邑之類約三十有奇而其流每雜而多端  
古帝王後雖世官易姓則已淪替夷于庶人而竊附冒  
妄者出每淆而失據孔子湯後姓子而分爲股商甲沃  
之屬已二十有奇獨孔父嘉之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六  
世而生孔子由孔子而來數千年而孔姓無或易焉有  
如鄭孔張出子孔衛孔達衛孔悝出姬姓同族異當



時辯之晰矣孔子不得帝王之位而天下後世師事如  
一日卒之明年哀公仍堂第立廟俾百戶守之其八世  
孫斌魏安釐王封魯國文信君自是或爲魯從事或爲  
兗州刺史封爵世不絕專制一方比于君長數千年而  
統系相承無或篡焉故稽孔子之族而爲孔氏譜易也  
他人子孫或邁種崛起或濟美象賢非甚盛德茂以加  
乃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有故譜孔子之族而不愧孔  
子之後難也雖然孔子之道具在人病不由耳昔者正  
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刪詩以隸  
頌之終篇寢疾夢奠兩楹間蓋殷禮也沒世不忘其先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二

高

如此其於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其語哀公宗廟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親疎序昭穆而  
後族人會讌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其語季桓子同姓爲宗有合族之  
義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  
通上治祖禰以尊尊下治子孫以親親旁治昆弟以教  
睦也其語有若雖國家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以崇愛  
也遺訓遺範夫人而睹聞之今譜孔氏族如衣服之有  
冠冕如水木之有本原如民人之有謀主也非以戶口  
蕃門望峻可挾持而自予雄也道以尊祖爲本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秩尊卑之分明長幼之等適隆殺之  
宜察憂喜之情通有無之用刑仁講讓教順正俗四民  
各得其職賢愚僉受其益將以稱于天下曰非孔子後  
渠能爲此尾乎余聞瀕洙泗水而民涉者幼扶老代其  
任俗旣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子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  
之間斷斷如也彼爲孔子鄉人猶漸染成風久之甫衰  
豈爲孔子後人而洙泗之民之不如則不足以論乎人  
之域矣余略譜條目不論而深責望賢者求所以行此  
譜無虛文具求所以重此譜無貽瑕缺可焉夫孔子之  
道具在余挾持浮說非其質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

高

### 昭陽李氏家譜序

古者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士以是爲一家之學述  
相師授鄉子能言其祖則君子稱之自世系學廢而士  
大夫矜門第相高若李氏者並崔盧鄭爲四望而李復  
自爲十一望隴西居次唐文皇以人主之勢不能奪之  
而其弊也乃遂多冒卽沈約不免何論郭崇韜乎余獨  
善文皇所言蕭曹樊漢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名  
賢豈在世祿而又病其以今朝品秩爲高下亦未離江  
左北朝之故智也吾師李文定先生舉進士奉廷對  
肅皇帝器其材識擢第一久之拜相至



穆皇帝爲首揆天下受和平之福歸而父母俱存子八人皆賢且貴孫二十許人官太史舉孝廉游覺舍者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爲國華世寶畿輔言望族者歸焉先生仲子尚璽卿譜其家世其凡十有八所以表章先烈惇叙同姓至爲明備其最善者譜有圖圖五方取義於君子五世之澤而自渡江以來遷徙不恒舊譜亡失惟昭陽卜宅之後海一公六世之上而止夫以文定之科名德業福壽子孫方內罕覩其爲邁種也不必暴之而後揚自六世而下孕靈苞秀布德兆謀永貽不滅之令蹤乃有文定以迄于今亦不待覈之而後知彼援踈以爲親舉遠以誣近尊人而適自抑何爲者哉仲尼述書斷自唐虞而刪三墳周公陳詩始于后稷而詳文武尚璽公之爲是凡也得之矣今而後李之苗裔知元愷世濟其美則必思所以似穀知耕莘鈞渭起自匹夫則必思所以立宗知御龍豕韋唐杜范氏非爲不朽則必思所以立德立功立言修國史者爲宰相表爲李世家可也講姓氏者推昭陽之望與隴西埒可也

### 新建張氏族譜序

今天下世家或千餘年族衆或萬餘人惟大江以西最盛而南昌所居都會里諺相傳許真君遺識天下大亂



無憂之地也世家大族所在而有城市不能容率散處村落望之如一大縣而獨四右姓家城中四姓者張明成學士家其一也始自南昌縣鍾陵鄉徙城之永和門通仙里則新建縣封內城聚五方之民吳楚閩粵萬貨所輻湊中有王國坐食秩祿習爲怙傲侈麗民間靡然從風而張氏守其儒素處者以行誼相師表仕者以名節相砥礪文章勳業比翼接武世德家學薰陶漸染有朝典國制範圍要束之所不及者南昌無相相自明成始垂三百年地靈人傑鍾于一門殆非偶矣萬曆己卯某公嘗爲其族譜比明成謝政而更與宗父老兄弟增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五

高

修之其凡有世系有世表有世圖圖以九世而上合爲大宗九世而下析爲小宗其事專于家而實通于國者戶由絲綸恩澤也其事作于前而宜守于後者祠宇丘隴事產宗政世宦儒林也昔者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棠棣作焉比其衰也召穆公思周德不類合族成周復修是詩而歌以親之人情無所提撕警覺則善念易墜而私意易乘周道親親考諸二雅行葦頍弁角弓諸篇或勸或懲長言嗟詠不一而足又爲之樂與舞室家朝廟邦國天下日肄習焉其民化之休戚相關切禍敗相拯救卜年過曆率由此故張氏之爲是譜也結其親暱合



其嘉好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班序顛毛正名首類以相  
子孫之耳目周召陳詩之意不在斯乎宜其族之久而  
蕃蕃而多賢且貴也明成不以賢知先人而屬其事于  
宗老復屬序于不佞則何說可加此讀某公序首言家  
譜猶國史貴乎實錄援上古不可據核之文旁取他支  
矜誇門望徒誣其祖耳世不乏譜族者沿襲兩端遂成  
結習得是說而存之孝子慈孫百世不易矣詩曰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張仲相業比隆周召而道莫先于孝友  
譜者孝友所由行也子孫興於詩卽此譜載錫之光哉

汪氏族譜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六

高

蓋錫姓立宗之法廢而譜興始未嘗不純白顛若畫一  
而未流滋敝也大都賤者晞貴貴者晞賢非我族類闢  
入而強附爲名高耳不佞嘗客新安新安斗絕萬山中  
田地善可家兵燹之患視方內獨少食指日繁隸首所  
不得悉賈人挾高貲遠遊或徙名數四方而往往不忘  
首丘里居者以糞除先人之廬爲能子孫世世守而無  
失萬家之聚九達之道郊保相望也其居近則系易明  
糞人衆則勢易強其族好勝則無畔援舉宗有祠蒸嘗  
不絕故家譜牒信而可徵宜無如新安新安右族宜無  
如汪氏今汪氏之賢而顯者宜無如司馬伯玉昆季司



馬伯玉昆季之譜其族也其義數十其凡有三伯禽啓  
宇東魯十二世而成公黑肱之子以手文爲名以命名  
爲氏周秦居潁漢則淳安隋季之亂越國公華保有歙  
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以歸李唐而汪氏之族滋大故  
譜伯禽以及華爲本紀越國之胤世受唐魯後代各有  
加封南面而稱王者四人建公者越國宗子也若干傳  
而生思立思立實爲歙始祖故譜越國以及思立爲  
世家思立傳五世有孫德昌德暹而昌之裔爲族有  
三暹之裔爲族十有二實稱近屬故譜思立以及今爲  
世系此三者司馬氏所獨裁而特起者也國有褒恤則

書之家有文獻則書之女若婦貞烈則書之婚嫁生歿  
葬則書之此數者家戶所有司馬氏不易也不佞卒業  
而歎曰是書也備五經之指矣夫自歎華而前味草結  
繩之主司雲紀烏之官書契盤盂豈眇也哉仲尼刪書  
斷自唐虞謂夫遂古執象若有若無不欲使人信耳乎  
詭而趨于溟滓恟怳之途耳譜之遡汪以魯伯禽也不  
以魯伯禽遡周也是深於書者也春秋所載周以外七  
十國隱以下十二公仲尼句袞字鉞而周魯得以尊親  
見諱傳者又言十二公所見所聞所傳聞其世不一其  
書法亦微有隱顯詳略聖人之厚宗國道盖如此譜之



于本紀世家也有因無益也于世系有益無因也美不傷誣大不傷誇傳必以信疑必以闕內無曲筆而外有公論以俟後之君子是深於春秋者也周公作行葦鳧鷖諸詩以輯和同姓若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然而周禮建侯樹屏錯處四方朝覲巡狩聘會各有常期燕饗賜賚饋遺各有常品彼擁天下全力豈不樂其宗人羣處乎千里之畿交臂乎九級之陛以時奉先王先公七鬯哉勢不可也詩三百篇頌祖德者莫善于周公然而文武十之太王王季三之公劉后稷一之取其身所嘗睹聽者宿世胄所能談說者被之絃管金石而奏之宗

廟朝廷宮壺田野之間跡可稽而言易入卽愚不肖者容有點世塵家之恥何者時相及也譜最詳者世系是豐鎬之營周之盛也其次世家是漆沮邠岐之肇基殷之季也其次本紀是邵之家室唐虞之際也吾不能相宇如思立程功如越國比德如伯禽輓近世行事在長老之耳目繹思之不足從而咏歌嗟嘆之武可繩也是深於詩者也譜自歛而外同郡之休婺越之鄞楚之崇黃陝之隴世可考也無論遠者十五族而外人不乏也一切略而不論譬之農率八口以耕百畝則易辦舉千畝以授一夫則易荒吾不能使魯無周使周無汪使頑



無淳安無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周乎十五族之外  
今上履畝司馬與其十五族人以籍自占曰世墓墓侵  
牟于異姓者白而復之十五族人累萬慶弔相通死徙  
不出鄉司馬以身倡十五族以十五族近屬倡其遠者  
若諸姬相爲賜也是深于禮者也不佞又嘗聞周公之  
營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雍州防禦之阻則天  
地之隩區焉周以畀秦秦卒以雍代周而周無能以洛  
來天下斯亦地利之明效已宋錢王保有吳越歸命真  
主其功德無讓越國而子孫貴盛不及十之三錢塘吻  
海派江易中兵而歛以四塞負固完司馬公之以世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九

高

終思立也謂其始遷歛也汪是土也山附地故厚下安  
宅艮阻山故不犯災則剝與大畜之繇也富家大吉非  
財之謂也順在位也有孚威如非猛之謂也反身也司  
馬以其言有物行有恒之身爲族人先富不下貧貴不  
凌賤其分秩然其情藹然則家人之繇也是譜也以類  
族辨物則同人之繇也以居賢德善俗則漸之繇也物  
大然後可觀可觀然後有所合物不可以苟合而爲之  
文以嘉會成禮以光昭先緒以垂示久遠則觀噬嗑賁  
之繇也是深于易者也不佞不通經而刺舉其文義似  
者以發明司馬大指如此經何以名可大可久之常道



也汪氏子孫其麗不億當無忘歛矣當無忘司馬矣

太康王氏族譜序

藩伯王曰衡公蒞郢之三年譜其族之世系與其里舍墓域生卒歲時碑銘志狀遺像逸事家訓祠規凡四卷既成余受而讀之蓋公之家太康者十有六世矣其始爲祖宗圖記者則野莊大司徒公爲追遠志者則退翁少司徒公爲譜未成而卒者則念齋時村栗庵三公與茂材毅軒君至藩伯公而始克成書且壽諸梓世儒論治天下必自齊家始夫齊家者非夫爵祿名號整齊而要束之也得一賢士焉修諸身以睦其族已耳終古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

高

來天下非一家也士非乏賢也有能舉其族數十百人而胥爲善良者鮮矣有能合其族數十百世而聚處焉又鮮矣其故何也先王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聯民以學校三物教民悉以官法治之而又家爲之宗使其情自相屬其行自相師而上之人以時督課焉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詩曰君之宗之宗子之道與君比五宗之人不敢以其戚臨之而其法易行其俗遂可久而不衰至于今則貴不世祿而代不襲賢宗子之法寢廢不講士能修其身而不能行諸族之人能自睦其族而不能使族之自無不睦出而任者廣厲功令或可化一



郡一邑之俗退而隱於家與閭閻浮湛或不必孚一鄉  
一族之人甚矣民之日偷也非爵祿名號無以平其悍  
驚難制之氣非發徵期會無以約其泮渙不一之心以  
今觀王氏之族自野翁至兩司徒凡七世僅二十餘人  
向微兩司徒之記志則王氏之先其孰從知之自兩司  
徒至藩伯六世之中欲爲譜者凡五六公非藩伯則業  
已廢其支庶蕃盛愈益不可考夫此一譜傳耳必以司  
徒藩伯乃克有成事况所爲移風易俗之道而欲責夫  
士之處布衣之位者哉宗法興替繫於世道汗隆固如  
此兩司徒宦蹟播在史冊藩伯公爲邑令爲諫議所至  
有聲在郢尤多善政三君子貴而且賢族之人敬愛之  
是以帥之易從而合之易比太史公有言士必附青雲  
然後聲施後世司徒藩伯賢且貴勳名相後先讀其譜  
皆曰王氏太康望族也不然十六世中爲士爲庶者何  
限抱德修業者亦何限第以伏在田野非世所指名亦  
且待司徒藩伯而後傳三君子所繫於王氏夫豈微哉  
繼自今子姓爲士無以賤而墮行宦游無以貴而佚志  
纂承先緒不隕家聲斯今日譜族之意乎

山原羅氏族譜序

羅公廓爲給事財兩月朝臣請建



儲甚力政府阿邑持兩端公廓數其罪

上怒斥爲編氓然自是中外憚公議莫敢有它越十年儲位遂定而銓臣請召還章數千上不報公廓里居二十二年則以孝弟仁讓之行表正鄉閭自其族始其族由有熊羅國受姓以來最久且著而居吉水文昌鄉鼓鳴岡者自宋吉州司理叅軍時濟公拯始其子判邕州三德公日宣以贅婿于彭家白珏之完塘其子某公序辰某公拱辰序辰子孫徙分宜已徙吉水華山拱辰子仲晦公蚪蚪子知武岡軍欽若公棐恭復自完塘徙本鄉楓山再徙山原至于今爲常凡某世子孫數百千人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一

高

其尤衍者某公敬簡其孫默庵公丕載公廓則默庵玄孫也元時有譜明知壽州某公丕訓續之歷百七十年公廓復續之所討論修飾爲日久矣蓋江淮以北中原地多兵燹之患徙離流散一姓千人而處者殊少則病無族東南山谷深阻被兵常居天下後生齒蕃庶在江西諸郡爲盛而或病于無譜始憚創末憚述其族名號不聞支叙不別情誼不屬悠悠若路人然公廓譜若干卷有大宗小宗表系有生卒婚嫁墓域有帝命有列傳有祠廟有祀田有宗法有家訓有藝文卽數十傳而若旦暮遇卽不亟見而若在左右明尊卑親疎之倫通吉



凶慶弔之事舉祭祀燕饗之禮秩秩雍雍如也吉安羅有學士復仁少司空汝敬文毅倫文莊欽順文恭洪先其上世大都出於一而各自爲宗譜斷自吉州公始卽少保通從山原徙者猶虛之以俟論定其慎如此先正有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之說貴者附之非也賢者附之亦非也何者非吾祖也非所祖而祖之是以其祖爲不足祖也辱親莫甚焉此公廓尊祖敬宗之大指也公廓不借資而爲朝直臣爲世聞人亦不借資而爲家孝子慈孫其族化之追遠厚終別生分類邁種德也可紹聞衣德言也可于以蕩滌末俗矜門地妄繫援

滋假託之風是譜其樹之的已公廓名某某與某季弟某同舉進士余先世吉水與羅同里虔州之役從公廓展先墓谷村大會宗人問其譜幾二百年未有如公廓其人任之者將所謂家難而天下易乎因序譜而及之以諷吾宗匪直吾宗諸爲譜者準之羅氏可也

晏氏族譜序

諫議晏公譜其族有合有分有略有詳自齊姜而上溯炎帝其合者也本支百世莫可盡徵問矣是爲大宗故略自臨淄而徙筠州其分者也其世可考而知也是爲小宗故詳筠州之晏原徙臨川沙河或廬陵潯江或徙



上高下城均塘或徙院前徙南昌漳溪或徙會城或徙  
超溪途衝公家途衝距筠川始祖二十三世云所傳錄  
獻公同叔寶文公景初有勅有像前代名臣題識如竇  
可像蘇允明黃涪翁蔡文節岳武穆陳文正洪文敏張  
文忠魏文靖文忠烈汪端明金石竹帛爛然不朽蓋雄  
視海內世家矣余嘗考晏受姓自桓子其著於春秋則  
自桓子子平仲始天下並稱管晏然孔孟類不足於夷  
吾獨晏子無譏焉太史公雖兩人同傳所願爲執鞭者  
又晏子也請迷平仲言行大凡以告晏氏之昆裔夫族  
之不能無盛衰也非一日矣齊故望國自爽鳩季荝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四

高

逢伯陵蒲姑太公更數姓而代處故不敢以爽鳩之樂  
爲君願晏氏由臨淄而散之四方理勢必然所貴於世  
家者在能和族耳族奚以和晏子齊卿受知諸君累代  
爲徙其湫隘囂塵之宅而卒不可曰君之先臣容焉公  
弗許復因陳伯子以請如此則不敢以貴加於父兄宗  
族而族和矣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一狐裘三十年與之邸殿之鄙六十辭曰以幅利  
也又因陳伯子而納政與邑其言曰凡有血氣必有爭  
心蘊利生孽卒以免難如此則不忤不求各有分親等  
衰不相侵奪凌襍各保其室家而族和矣子雅之喪晏



子惜之姜於牙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殆哉如此則思枝葉之不可縱尋斧也而族和矣當其時父之黨無一不乘車待而祀先者五百家不和而能若是乎善乎其論和也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凡族之先一人耳同氣同體而生蕃衍無算過與不及萬有不齊惟是相成相濟貴在君子君子不能必族長盛而能以其身和族俟諸後世而

不易未有族不和而可以世家者國之本在家晏子患齊公室卑子華子曰詩亦有云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踴臨于人上將卑是取何懼而不獲兄弟之不協焉能協諸侯之國故晏子相齊以其君顯齊國賴之數世要之自家始諫議有經國遠猷先齊其家以爲是譜也無亦晏子鍤然不滿退託於族之意乎蓋晏子又嘗言禮矣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用和爲貴孔子之善久要孟子之美何尤率是道也太和在宇宙中方以天下爲一家寧獨晏氏世其



家已哉諫議聞之曰善書而載諸譜之首簡

史氏繼修家譜序

禮言之子孫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孝子慈孫常過於厚故不敢爲不仁而敢爲誣。誣之最者莫若家譜。沈約魏收爲史自叙其先世附合垂謬貽人媿譏。誣之罪甚於不明不仁矣。翼城侍御史史公之譜其族也。自九世而上之至於一世。太宗小宗皆舉其可知者所傳聞異辭所聞異辭所見異辭。與史異事而同法。蓋古以官爲氏者有司徒司馬司空五鳩桑扈雲鳥之屬。而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六

高

居其一。以史爲氏者。周有佚齊。有嚳。魏有起。楚有狎。皇衛有鱮。狗朝而蘇。黯龜趙墨。晉居其五。自史而小異者。有南史。內史。青史。太史。王史。祝史。侯史。左史。右史。而晉又居其二。公曰。史吾能言之。文獻不足徵也。吾言吾可徵者而已。自一世以上。雖極貴極賢。吾莫之援也。自一世以下。雖不必賢不必貴。吾莫之遺也。吾一世二世皆一人。三世三人。四世四人。五世七人。六世八人。七世十人。八世九人。九世六人。卽繁衍而其麗不億。由吾一世視之一人也。吾不敢以貴薄賤者。吾不敢以賢薄不賢者。按譜而世可知也。五服內外休戚相通。冠婚祭葬。



有無相助情雖不同皆有等衰無絕其愛生者安處不  
愁憂死者合骨不離易吾譜之大指如是而已矣吾何  
以矜門望而反誣其祖爲不佞按公譜而三復之門內  
之治恩以掩義可謂曰仁原原本本信而有徵可謂曰  
明非深達於禮惡覩此乎此史氏之譜而實譜中之史  
也官爲侍御史不愧其官受姓爲史不愧其先是道也  
以修國史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勸善夫何  
難焉其稱繼修者何也公之尊人小泉公草創未就以  
屬公公敬諾而成之也人生有涯而心無涯孝子慈孫  
道豈在遠惟是心耳一言而不忘親親一言而不忘是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七

高

心也推之千萬人傳之千萬世而無朝夕繼志述事則  
曰達孝永錫爾類則曰不匱豈惟一譜豈惟一史氏爲  
然史莫大于春秋先儒以爲史外傳心之要典不佞故  
曰譜可以名史家譜可以通國史皆是物也史公以春  
秋專門名家其所得者深矣

### 萬橋黃氏族譜序

萬橋黃氏其先晉時家新安之黃墩唐析爲分寧之雙  
井宋析爲進賢之侯城明析爲南昌之萬橋其始作族  
譜者學士公裳再修者茂才公廉先後爲序若跋者有  
王公十朋京公鏜方公逢辰汪公綱文公天祥楊公廉



其以名德遺像爲世瞻仰者有孝子公芮某公介祕閣  
公葆光前學士公裳朝議公何及山谷公兄弟處士公  
景昌士昭其鴻筆題詠贈遺爲世寶重者有宋時儼書  
岳公飛程公琳張公珙陶公穀章公得像馬公存袁公  
甫陸公游王公介傳公伯成汪公詠柯公敬仲曾公鞏  
真公德秀及朱紫陽墨蹟皆載兩譜中而獨萬橋以後  
未及譜贈僉事公哲紹明之爲世系圖四曰統宗曰雙  
井曰侯城曰萬橋而萬橋以後爲詳蓋義例粲然矣贈  
公卒其子觀察仁榮叅伍討論咸正罔缺而譜始行則  
以屬某爲之序黃氏名族也爲譜者盡名士也序而傳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十八

高

之若詩與文與榜題無論前代卽贈公父子所得盡今  
之名臣也某僖父其何敢冒形穢之慚然而贈公父子  
作述大指竊有窺焉蓋譜系之學其來久矣始未嘗不  
惇倫睦族而沿習末流以門地相高則有膏粱華腴甲  
乙丙丁之號竊冒妄附傾軋排詆甚無當也他不具論  
黃氏之先有謂出高陽氏自伯縶賜姓嬴而後有江黃  
諸國有謂出金天氏自臺駘封於汾川而後有沈妣蓐  
黃諸國大戴禮史記帝王世系皆出黃帝後人綜覈名  
實紛然聚訟矣方正學之論曰有貴人賢人無貴族賢  
族方氏出帝榆罔而家譜不列所見甚卓今譜自晉新



安守以來昭穆仕隱灼然可據者始譜之晉而前闕如也明二百餘年萬橋幾壙僚矣而贈公父子有聞于世天子之策命賢公卿士大夫之論譔煥若日星榮若華袞與晉唐宋三代爭烈是黃以贈公父子重也非贈公父子以黃重也譜之以萬橋始遷祖爲斷也所以教人自重而因以重其族也今族之蕃庶者往往而有顏貌不相識休戚不相關悠悠若路人然則何故哉譜不明而倫序差等不辨也黃氏之譜成而五宗九族有本有枝有尊有卑有疏有戚秩叙不紊有墓有祠歲時必合祭有生卒嫁娶死葬必書喜必慶戚必弔雖貴賤貧富

不敵皆以屬相事卑不踰尊少不凌長而仁讓之俗興矣譜之合萬橋也所以使人共重其族也惟自重而族益重惟共重其族而人益自重此兩者贈公父子作譜之大指也夫勢賄之交車如游龍馬如流水而族人曾不蒙一矜抑或鉛槧雌黃雕蟲刻鵠傲然自以爲文學而不能一譜其先世贈公窮士也慨然以譜爲已任從事數十年觀察不忘其父遺命而卒成之本仁率親自義率祖所以重族與自重者意念深而功德宏遠矣瞽史之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則在黃之後裔克念哉



古者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官置圖譜局郎令史掌之取士必稽家世婚姻必問閭閻士大夫以家狀上官考定藏於祕閣兩相鉤校自五季而後其書散佚其學失傳石晉以河朔諸州媚虜淪羗者久矣而明始驅胡而盪滌之聲名文物海內首善蓋歷四甲子生聚教訓民得元元本本討論姓氏湮源斷緒往往間出則有若靜海杜氏云杜氏初相傳居信安城遭元紅巾亂跳驅至靜海稍直口里事定以籍自占今有墓存焉七世以上名不傳凡五宗絕其三獨四宗京者避靖難兵失所在京子有信徙獨流鎮五傳爲諸生時遷時遷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二十

高

子郡倅宸方蹶厥生時遷居恒嘆曰郊子能言其祖孔子師之以吾遊聖人之門而不能舉先世詔子孫安用儒爲筆記所傳聞本支以畀郡倅曰若必成吾志宸敬諾已舉於鄉偕計吏目訊鄉若族父老得其詳實而爲之譜小宗太宗五服內外考妣相附倣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而其行誼可稱述者別識之其生卒月日丘墓不可知者闕之無若河南馬祖吳興沈先之譌取譏識者旣成以眎余而請爲序令後人紹明焉余聞諸曾子孝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然而五世祖免六世親屬竭矣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安在其能永世乎載觀周道



繫姓綴食卽其麗不億未嘗殊故百世而婚姻不通則所謂孝無朝夕者蓋以此非譜系其孰能知之且夫自吾身邇而上之始祖年千百也自始祖推而下之吾身人千百也然以始祖視千百人猶一人也以吾視始祖千百人猶一日也周道衰而宗子法不講譜系靡所考鏡士得志爲富貴容自有餘而已籍談忘祖無之非是矧可責于逢掖杜氏爲諸生者欲以同姓從宗合族屬而力有不逮必屬諸子爲郡倅者孳孳服念其父所欲爲繼志述事以成此譜也而後杜氏之族生者不路人相視沒者不爲餒鬼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何朝夕之有昔漢杜氏象魁三去天尺五豈不烜赫一時未聞後人能爲譜系表章如靜海者靜海在今三輔郡倅父子堅樹在始紹續昆裔世相起也人以杜氏爲儀準致義致讓致反始致鬼神以領天下國家無不行矣詩曰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斯之謂與

### 西楚程氏族譜序

西楚程處士汝宜爲其族譜未成而卒以屬子貞甫貞甫爲京兆從事搜葺旣具尚璽祝無功序之會擢鄖陽分闈叅軍攜篋笥中日討論修飾焉以授梓人而更問序于余蓋譜之名曰明親其凡一十有四上律天時曰



叙曆紀黃帝至今甲子也下襲水土曰叙地紀古今程氏東西南北所著籍也曰叙居紀遷西塾所始及其形勝也中備人事曰叙姓紀程受氏自五帝始也曰叙遷紀新安之有程自晉元譚始也曰叙族曰叙宗倣史記年表而以大宗小宗各爲系也曰叙支紀自西塾他遷之系也曰叙仕紀族之貴而賢者也曰叙賢紀族之賢而不必貴者也曰叙節紀程之婦若女之爲他人婦從一者也曰叙翰紀歷代制誥若名臣名士之贈言也曰叙俗采古今家範及六禮所當用諸非禮所宜戒而處士以訓辭申之也曰叙學則河南兩夫子與凡論學格言彙而成之也繫地望而無附會考世代而無疑誤別嫌統同追遠反始大義微言燦然備矣夫三才之道莫重於人倫人倫施由親始是以庠序學校之教皆以明倫爲先務近世所謂學者訓詁詞章藉以取功名富貴耳故家大族生齒日繁地勢閼隔面貌不識名字不通休戚不關或身享鼎養衣文繡而宗人辱在氓隸饑寒流亡莫之省憂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引爲己幸而于宗人乃爾豈其無惻隱之心乎則不學之故也惟學然後知一本之親散而爲族雖萬里之外千世之上億兆人之衆皆吾同體於是思尊祖敬宗於是思收族按譜若



指諸掌而以譜中人置諸懷盡吾心所得致極吾力所得爲樹風聲教話言可以家喻戶曉仁孝禮讓釀成太和道豈在遠事豈在難哉汝宜好行其德不遺周親貞甫服念親言累數十年以成此譜也吾必謂之已學矣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而歸于知本其本亂未必不治格物致知之學學此而已中古人有以譜學名家者學其所學非學之本也學得其本而後譜不爲空言不然則矜門閥侈文藻其流弊或反以爲郭崇韜高乾邕妄冒之資抑何貴焉余深嘉譜序歸本于學爲得大學之旨而具論之奚翅程氏子孫所當服膺也

孫氏支譜序

茶陵孫丞志甫黔古築里人也少貧有智慧海陽汪翁見而奇之愛養如子遂冒汪姓者垂三十年爲汪起家鉅萬翁故有子翁卒丞爲持三年服悉以產畀子而脫身出治鹽筴亦累鉅萬復故姓爲金山令史積官至茶陵丞丞以倚汪翁故所名田宅十九海陽自其罷丞歸而始卜幽宮于黔黃衣坦又爲修孫氏祠墓在黔者置田如千供祀事而丞春秋七十有四病且革召其子信州倅元直而命之曰吾欲爲孫氏支譜歲不我與矣是在孺子元直涕泣敬諾讀禮有間輒屬草旣免喪譜成



太史外史吳郭之屬見而好之爲之序爲之凡所以稱引倅才美甚備倅遜謝不居是先君子之治命也最後出視不佞竊窺丞所以復故姓譜本宗之徵指焉夫以孫之不可爲汪也彼范蠡之爲陶李房之爲京慶純之爲賀棗據之爲棘氏儀之爲是劉凝之之爲員田千秋之爲小車梁伯鸞之爲運期衆矣以汪必歸於孫然後可彼灌夫之不復爲張衛青之不復爲鄭胡廣之不復爲黃嵇康之不復爲奚文彥博之不復爲敬亦衆矣三代而上有姓有氏氏異而姓同周之姓姬而子孫散在列國者往往異氏史傳可考一百三十有奇然非其自

爲之氏也君賜之也故書曰錫土姓三代而下錫姓之禮不講而士民得以其意自爲之故有姓而無氏氏與姓得互稱矣不佞嘗稽氏系汪出自魯孫出自衛實皆姬姓今丞在三代時卽氏汪何倍於孫以爲非君賜賤而自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必復又懼夫後之不則古昔也故必譜丞其達於禮矣夫不然以丞儻大節在汪則汪重在孫則孫重寧詎不能爲范蠡諸人所爲耶而孳孳沒身以屬其子也倅謝曰始以先君子之欲譜吾宗爲不忘親耳今乃知不欲奪人主權孝者所以事

君始謂是夫請以是語綴譜之末簡令子孫誦法焉



潘氏重修世譜序

子夏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作焉富辰言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作常棣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通謂之作耳周道尚親親公劉當草昧經綸之初卽先務此故其詩曰君之宗之至周公制禮宗法極詳九兩宗以族得民繫姓綴食百世婚姻不通女蘿施松栢葛藟庇本根周祚延過其曆以此今宗法不講而疆冢已室所爲族譜猶沿周禮繫姓之意然有其廢之莫或舉者多矣吳興潘氏爲郡姓望自純孝公以來四十餘世主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又三

高

組不絕少保司寇公厥歷三朝四奉命行河勞苦功高以不阿邑上意未備褒卹之典海內所共缺望嘗爲譜以收族脩睦而伯子水部公更廣其意續之自萬一公以下至今十二世其譜有世系卽太宗圖倣歐陽六一公爲格有支系卽小宗圖倣蘇端明公爲道有小傳約畧履歷生卒莖期嫡庶子女嫁娶之家冢墓之域屢朝策命與誌狀表誄之類別爲卷紀之世德女德各有列傳統緒條目覈而當文而情不顯亦世潘氏與周士比隆矣自司寇公沒而子孫有相尤千文罔者水部公燕居深念此教勅無素而聯屬之未綢繆也吾世以春秋



起家春秋傳不云乎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闔墻而外禦其侮急難死喪軫卹扶助卽良朋莫能及吾無宗子之位可以糾合家衆而竊以是譜布之人人譬曉之夫逝四十世而上其麗不億皆一人所產也死者有知寧忍視其寇讐同氣不爲之所乎且夫族之賢者能以孝友施于政天下一家中國一身而吾一本之親忍道路視之乎且夫族之貴者富者賤者紛然不齊同歸于一坏土柰何以有限之生作不可活之孽圯族敗群使孝子慈孫卽欲爲尊親諱而不能乎是譜也原原本本奕奕繩繩吾先世之靈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肅然如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五

高

見其容儼然如聞其聲出入陟降以代詩禮之訓禴祠蒸嘗以代工祝之告繼序思成以代几筵之慕夙戒申令以代木鐸之狗顧名思義以代宥坐之器焉耳矣嗟乎以周公爲弟上有文武而二叔不咸至于破斧缺斨甫能戡定詩書所載諷詠誥諭丁寧諄懇非直常棣一篇而已况乎晚近世之澆漓而提撕警覺可但已哉水部年未艾遽謝歸繼志述事取法周召其指隱其情悲難以訟言而以余累世通家屬之序余因得具論之常棣之卒章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寃是圖亶其然乎讀是譜者三復是詩可也



李氏家乘序

古稱世家若漢內侍七世侍中十餘人朱輪華轂二十三人至鄧氏公二人侯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耿氏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盛矣求其故則有以外戚恩澤以草昧馳驅以權倖竊據以門閥承蔭不必德舉功賞近代五等之封遲留顧惜闊踈罕邁任子格位鮮至方面士非科目起家及有殊尤絕迹自致身于青雲之上雖貴介僅與布衣伍耳令司馬子長而在欲爲世家得乎鎮西李將軍先世以戰功顯本支蕃庶世受分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又三五

高

閩秉鉞之寄遼左無兩大自寧遠公分茅胙土兄弟子姓十餘人爲元戎國家北禦虜東征倭西定夏西南討播南平百粵父子兄弟無不佩印出四夷望李家軍麾葆輒披靡散走策勲舍爵歌凱獻俘輻輳朝廟幽以西營以東渤海鴨綠江爲帶而華表醫無閭若礪卽偏校部伍縮銀黃改玉改步富半公室家半三軍泰甚矣際承平之運奮敵愾之勲無借交于禁巒椒掖無先容于左右貴幸無席資于膏梁綺紈無濫忝于齊竽曹市社稷之衛世有人焉蓋所謂起宗非宗起也明興嘉隆以來世家之盛李氏當爲冠首以方漢兩京無不及矣鎮



西輯爲家乘以光前緒而彰君賜使使問序于余余惟  
三代而下族姓之重南北朝特甚他不具論唐文皇以  
天子之尊忿不能使隴西李姓望加益隴西亦自以陵  
賸家聲爲恥然則姓必世家始貴而所爲貴其姓者又  
不直以位顯司馬公世家三十篇皆周諸侯漢興諸王  
將相而孔子介其間老氏域中四大孟氏三達尊叔孫  
豹論世祿非不朽夫各有當也惟不明世家之義而家  
之譜系官之簿狀選舉婚姻低昂真贗紛若聚訟卽李  
氏稱出皐陶老聃或以官或以水君子有遺議焉隴西  
之忿與恥所自來矣鎮西乘其家世名倣司馬而義裁

老孟叔孫三子豈同譜趙郡遙胄閔騫抑四姓九等高  
自標置強生分別者可比耶令丙武臣不得行三年喪  
鎮西喪母上書乞再三朝議重之移佐樞府令便道還  
遼人稱其孝至爲此乘使後裔覽誦之如春秋之聳善  
也如詩之道廣顯德也如今之訪物官故志之知戒懼  
訓典之族類行比義也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  
須之鼓闕鞏之甲肅慎之矢少帛綺茂旃旌大呂姑洗  
陳宗器而昭明貺也庶幾不匱之孝終三年喪其小者  
耳余惜士大夫持筆舌短長好抑折武臣廼或曠曠類  
籍談不能舉其先而殉身勢利口實金革墨縵爲世詆



病得鎮西可以風矣故嘉之而爲之序

高氏家乘略序

南郡高中喬公以名士領鄉書數上公車不第而卒其偶袁孺人者榮襄公女孫也而子其俚林孺人之子文學牧仲最爲劬勞蓋二十餘年袁孺人始卒而林孺人甫二十稱未亡人今且八十矣例得以節旌乃孺人遜不敢當先君子之無祿也未亡人何藉以取名且夫女君之所以字孤造家使先君子長有血食者其功什伯千萬于未亡人而何敢專承之兒圖所以焯燿焯大先人無以老婦爲念于是牧仲求得中喬公遺稿文若詩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二十七

若干篇與賢士大夫所以誅袁孺人壽林孺人者行之世乃知有才而不偶如高公有不牽帷廡之愛而更子其子如袁孺人有從一守貞而不伐其功如林孺人者皆足以勒金石而垂竹帛人倫懿美萃在一門矣余嘗讀詩言天難諶斯命不于常讀書言天有顯道陰隲下民蓋天以不常難諶妙生物不測之權而以顯道陰隲示積善降祥之理故才如高公不得究其用永其年賢如兩孺人不得長諸琴瑟之好修衾綯之職此所謂無常而難諶者也高公友于兄弟厚于朋友故舊惡聞人過而以儉德爲永圖勤卹民隱疊疊爲有司忠告遺書



雖無幾何其人生平大略可見矣兩孺人適以慈睦庶庶以恭事適先君之思交相爲勛鬻子之閔愛而能勞使沒者無憾生者無愧子式父穀母觀子成此所謂顯道而陰騭者也牧仲博學宏詞四方纓綬之彥靡不推遜而日夕腐心泣血惟遏佚前人之光是懼子遺弱息以人定勝天豈偶然之故哉夫顯親揚名不在祿位或以牧仲厄一第不若其父且猶蚤領賢書蓋世俗之見耳事難逆料牧仲旦晚致身青雲之上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卽牧仲致身青雲之上何所加于親亦貽之令名如是而已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二十八

高

### 馬乘序

馬大夫沒而後仕慟母之不及祿遺行之不彰也勒天子命詞與學士大夫所爲志狀誅輓之屬哀而成帙又錄其母自始歸以及終身相夫教子奉尊章仁戚屬諸婦德之大者繪圖十有三名之曰馬乘寢食啓居常目在之蓋昔者漢圖休屠王閼氏于甘泉宮其子秬侯每見常拜鄉之涕泣乃去此自人子至情獨丁蘭刻母像朝夕稟決視其色悅不爲行止後以張叔事就捕像爲落淚馬大夫亦嘗夢與母相倡和而大夫弟離合存沒之故一一與其言符驗拘儒或所不信余以爲此未



足異也。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臥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而與之語，蓋其母也。子之於母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異處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神出于忠而應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孝子之至寧，惟格親史傳所載，非時而竹萌鯉躍，非地而泉湧江移，或畀之金錢米粟，預爲題識其姓名而陰授之神明，其遠者也。蟲魚其細者也，猶且感通若是，而况母子兄弟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大夫于母受命如嚮，是思之極致，而鬼神體物不遺之驗也。何怪焉！李延壽之論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九

高

曰：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不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不一姓也。然而愛敬之道有未能備，哀思之節罕得其中，幸得大夫一雪此言，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讀其書有不愀然以悲，赧然以愧，蹶然以奮者乎？是乘也可以達孝，非馬氏一家言也。

### 李家乘後序

余初以李鎮西請序家乘，第豔說父子兄弟功伐寵祿，非近代所數遵，而于上世未及也。又十年始得其宗系，知爲唐西平忠武王後西平七子宜春侯憲公五傳爲

唐公六傳爲光

十三代爲謙公宋德祐間使虜



留之居遼傳辛公因元亂遷禿魯江不事元亦不事朝  
鮮七傳爲膺傳公自江西南昌遷以洪武十五年率七  
十五戶千餘人歸附授鐵嶺衛總旗傳英公以首虜擢  
副千戶傳子文彬公孫春美公曾孫涇公文彬以隱德  
稱春美以武畧顯官至守備今配食狼山功臣廟涇以  
孝友著三公皆封如寧遠寧遠開國諸子承家勳庸節  
義之美金石旂常之名河山帶礪之封下逮部曲紀綱  
炫燿朝野而門第甲天下矣余考唐代德朝西平最知  
名誠與才合識與量俱直可作對汾陽同時名將馬燧  
等無能及也而定難成功年且六十向使西平無年一

神策小將止耳定遠封踰者其爲元戎方壯朝議謂當  
封者數四而後得之西平子十五人以戰功附見唐書  
者四人寧遠五子四人有戰功而伯子以忠烈聞西平  
爲張延賞尚結贊輩所間投閒七年以卒而寧遠荷

上眷垂八十猶出鎮史稱西平仁義將又曰功蓋天下  
者惟退禍可以免與寧遠先後北將若周尚文南將若  
戚繼光輩皆位躋公孤不得封其子孫無肖者孰與寧  
遠爲朝元老爲國世臣爲萬里長城也道家忌將三世  
李氏若西平寧遠人間善慶鍾於一門千載同符豈不  
盛哉晉辛廖占畢萬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薛用弱言人



之紹續必有肖其祖先形狀者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雖功曹書記爵秩懸隔而名播中外倭國願得蕭夫子爲師差不忝貽謀余不識寧遠與西平狀若何而西平以良器字寧遠以汝器字豈其爲諸生涉獵文史有繩其祖武之思乎適用而後爲器大器則大受超等絕倫固所宜然余家自谷村徙唐公爲谷村始遷祖曾太父嘗書於庭之楹曰道宗東魯宣尼父系出西平忠武王寧遠實吾宗人杜工部詩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芳如余名位才情晚年衰落殊有隴西家聲之慚幸寧遠復始是以論其世也

楊襄毅年譜序

嘉靖慶曆之朝蒲阪有三名臣曰太傅冢宰楊襄毅公太保司馬王襄毅公太師學士張文毅公楊公復秉銓時王公方領宣大節公卒數年而王公典本兵則張公入政府三公里閉密戚相繼位公孤之尊係天下之重其事最盛且竒然王公未秉銓而文毅爲首揆僅一年勳業似猶有所未竟又於公或鴈行或後進皆所謂有待而興者獨公舉進士令關西巖邑因以熟西北邊情形已召爲司馬尚書郎募兵西夏已從翟文懿公行邊

東發陽而西張掖所經萬里山川險夷土俗異同亭障



堅瑕士馬登耗將吏勇怯與諸夷部落強弱遠近及所  
牧聚入犯徑實咸得其翔實而豫籌之出而斧鉞入而  
樞機一督宣大再督薊遼邊吏奔命書至照之目中而  
畫之掌上壁壘如山號令如風調發如雨卷舒如雲斬  
獲如取如攜狼子野心戢而不敢肆鞭笞之威乳哺之  
恩隨所施而奏效餘勁遺烈後人賴之是以單于解辮  
委質而稱臣妾其他萑苻之盜潢池之兵西南之犬羊  
海島之鯨鯢雖有蠢動旋就撲滅則近代爲司馬者無  
出公右矣當鼎革間再計內吏一計外吏寵賂官邪祓  
除殆盡已盡錄用諸敢諫之臣恬退之士老成耆宿弓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諸序

三十一

高

旌交錯忠魂枯骨表卹備至薦紳學士翕然顧化秉禮  
奉法迄于今八座九列百司庶尹方岳郡邑蜚英聲而  
騰茂實大都門人故吏公車所薦拔啟事所甄叙風聲  
所鼓舞感激也則近代爲冢宰者無出公右矣公一蹴  
而致青雲敬歷中外垂五十年批郢導窾芒刃不折見  
以爲易而察其時勢殊難

肅皇帝深居法宮或有所假借以濟緩急而每虞太阿  
倒持槐棘台鼎重臣在大譴大何之域者相踵公受委  
寄如左右手密札咨問非時請事捷於桴鼓羽書上聞  
潛使人覘公鼻息爲安危外專任而內猜嫌毫髮不相



當必無幸矣其時相臣阿邑取容連體固寵債帥錢神  
離跂攘臂而公不善也此一時也君與相兩難也隆慶  
初相臣尚清議開言路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者輩出  
甚者儒衣墨行逃諸無何有之鄉人人得上書白事蝸  
塘鼎沸熒惑聽聞而公不善也萬曆初相臣務綜覈其  
流米鹽煩碎察見淵魚而公不善也此一時也君端拱  
而聽諸相難在相也公一人之身歷三朝之變而得申  
其志究其長權震人主而上不疑功蓋天下而人無忌  
者何也竊觀公朴忠以事主平恕以待士廉慈以馭眾  
惇大而行之以詳審銳敏而守之以慎重位冠百僚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十三

高

無安昌杜鄩之產清商半部之樂小人狎侮欺詬寔能  
容之操生死榮辱之柄而聲色不大嚴凝若不可犯而  
坦然無町畦與人言和易若可狎而不能以非義干中  
涓貴勢之造請望之自遠士大夫賢者感知遇而思奮  
不肖者莫窺其際回心而向道將卒悍者黠者懾而爲  
吾用弱者就而樂爲死故在鎮則李臨淮之蒞朔方郭  
汾陽之治河中在朝則周條侯定燕代而爲太尉裴晉  
公平淮蔡而領中書韓魏公威西夏而佐元樞宜其獲  
上信下以永終譽矣某又嘗考之古今蚤達者不必富  
貴身名俱泰者不必逮其親不必有子孫公年十七舉



於鄉二十成進士未四十而御史中丞甫五十而官保其爲御史大夫也而尊人舜原公無恙三掌邦政再掌邦治子以文武魁天下六卿一品父子生得者國朝才兩家公居一焉任子爲金吾至佩玉若郡守起家鄉會進士若太史省郎之屬相望海內所不數見或言蒲阪故帝都二華中條諸名山環峙拱向黃河西來繞之如帶風氣所鍾地靈人傑而楊氏以積德凝承至公大發其祥信非人力也構李項使君纂公年譜成少子水部屬其爲叙惟公盛德大業金石竹帛不勝書詎以不腆之辭重第述所見聞之槩如此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四

高

沈青霞先生年譜序

韓公子孤憤篇曰知能法術之士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利劍而窮之嗟乎此沈青霞先生所爲不愛其死以蒙難者也是時分宜爲當途之人虧法利私耗國便家力能得其君羣僚爲之用左右爲之匿學士爲之談而先生小臣素未結知於上始抗廷議却虜乞市已請兵出



擊虜既深犯分宜所諱銜之刺骨而又直數其罪請用尚方之劍則

天子且忌投鼠者不知有器而先生受杖遠戍矣分宜與其黨日益表裏爲湯竈而邊事益大壞民死虜無算帥臣復殺民爲虜慘視虜滋甚先生憤激爲詩爲賦究其禍始則在分宜比之李林甫秦檜爲木偶射之而殺人媚人者遂以妖言入先生爰書中先生不免矣昔楚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而作離騷已諫沮張儀不聽爲子蘭上官大夫所嫉流放沅湘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竇嬰以爭宗人事與晁錯有隙而袁盎素不好錯嬰爲言上召盎入見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丞相青翟輩劾奏錯朝衣斬東市禰衡素輕疾曹操數有恣言操欲殺之憚其名與劉表衡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與黃祖言不遜順卒見殺先生死與三人略同分宜便佞等于上官子蘭權勢等于竇嬰奸僞等于操先生觸忤不一而足詞歌譏切當世憂國無已類離騷區畫邊事中窺意氣感奮類錯莫哭沙場死事者語侵當事臣類衡而假手他人殺忠直臣類嬰之盎操之祖然初竄名逆黨

世宗不及察未幾下中先生者楊順路指于獄



穆宗贈先生官任子復捕順階抵罪

今上皇帝爲下宗伯議先生謚夫楚懷王頃襄父子終迷不悟國隨以亡鄧公言晁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景帝曰吾亦恨之拜鄧公爲城陽中尉不聞于錯有褒錄而父母妻子同產先棄市衡死年財二十三血胤斬焉分宜削籍寄食僧寺愁死其子死西市視盜之死梁刺客手者禍更烈先生二子死獄其長君白父寃以明經爲郡守長孫相如斌斌文學爲大僕都督幕有政聲上書請王父謚先生三爲令溧陽荏平清豐及戎保安客天津後人皆有祠蒸嘗不絕是天道與國恩所以報先生者非三子所敢望也相如視余年譜余讀而悲喜俱集竊以先生邁會超軼楚漢生時犯五不勝履虎尾逆龍頷自必死甘之如飴其言行於身後功不必已出死將周一甲子猶有生氣假令生而得行其志誅賞亦如是而已復何憾哉先生節義又章政事具有衆美至沒爲明神諸靈異蹟譜已悉之名世大儒國史家乘不一書而足安事余言

蕭少傳年譜序

少傳蕭公與余上世俱吉水人余守隴右公爲神木兵使數相聞己丑辛丑間再會公京師儀觀器宇論議智



略真大臣也公位日高名日熾余山林草土中啓居之  
問缺如而公亦予告還里尋卒其子起部任子屬友人  
爲公年譜而屬余敘之余惟本朝

二祖驅胡元沙漠尋三犁虜庭赫聲濯靈千古無雙嘉  
靖以來邊事寢壞傾中外之力竭蹙從事至

穆宗朝徼有天幸虜酋以孽孫之愛就我羈縻稱款乞  
市邊人釋戈秉耒諸塞偃烽安枕矣然其意在乘時修  
備非忘戰也而忸怩近利忽略遠圖弊且積弱而不振  
脫虜淪盟何以制之公自爲郎督餉朔方上郡叅藩陳  
臬于榆林上谷神木岢嵐皆要害地數有戰功而榆林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又三五

高

虜得款市如宣大實自公始開府撫寧夏移宣府則虜  
王物故羣夷觀望三娘子恃其故寵有他謀公言王長  
子黃台吉嫡長當立宜早定以安其心而北部酋哈不  
慎者爲寇移書王無黨惡身擐甲胄出不意深入其境  
斬馘甚衆其兄青把都懼連凍切責哈不慎願自贖公  
單騎出塞諭兩酋兩酋聽命黃酋物故扯力克嗣公條  
上三事定馬數限賞額明軍令報可在鎮七年虜晏然  
無警已爲宣大督府虜王西行侵虓刺巢幕俱空而甘  
肅洮岷間虜竊發朝議言罷款者紛紛公曰火酋犯順  
當誅扯酋助逆無微一火酋不能必勝乃欲絕扯酋則



諸鎮起釁其禍將不可支

上是其言公亦數諭卞酋令東還酋卒還往來不敢犯  
界宣鎮則青酋不敢東窺薊遼新平守口則兀慎等馴  
服如故卽西行如不他失禮夫婦不敢入莽捭川因其  
順逆以定賞罰又言持議者云戰則不問虛實卽爲忠  
勇云款則不問功罪卽爲委靡夷情未可驟激兵端未  
可輕開款無全利亦無全害戰無全害亦無全利其說  
甚詳懇于是中外悉公任事苦心而款得以常固云已  
而寧夏反者引虜虜卒不許延綏領虜西牧者卒不驗  
公益探虜掌握中轡控如意矣余嘗謂款虜功首事者  
嘉魚蒲坂兩司馬新鄭江陵兩執政款垂欲敗而維持  
安全者則公一人兩司馬以兩執政權力得告成而公  
當發言盈庭政府不盡得主斷之時爲尤難垂三十年  
疆場不蹂躪生靈不荼毒士馬不調遣高城深池閒暇  
修舉連亘殆萬里以此論功公之功大矣公入爲司寇  
及本兵佐邢司馬秘畫退倭爲朝鮮計兵食自全防倭  
侵閩廣制馭長昂班白諸黠酋收河州鎮番之捷廣西  
叛徭雲南緬酋順寧餘孽阿克鄭舉交南阿正瓊州生  
黎蜀黔安奢土官苗吳國佐之變坐籌輒有效與災異

應詔陳言



太子冠昏駁寵王陳乞非宜彈奏中人以曠稅于兵政  
定妖書楚宗之獄救建言得罪諸臣皆嬰逆鱗受譴罰  
而無二心

上鑒公朴忠霽威默聽所造福宗社寰宇不細其大者  
在馭虜定款余是以究論之公歸田八十當存問沒當  
有卹典

上于敘苗功疏已及之而有司不以告此其故則二子  
所日夕疚心疾首也因敘譜並及焉崔寔有言俗士拘  
文牽古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大事高議雲臺之上者必有定衡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又三

高

### 方少司徒年譜序

今之所謂名臣者曰理學曰政事曰文章合之既不可  
得兼析之理學不必有事功政事不必有武略文章不  
必有行誼卽有之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天道惡盈物忌  
太盛能以長年保令名者鮮矣方先生與歐陽文莊湛  
文簡羅明德玉山陰耿恭簡諸公時皆相及或侍同朝  
又當嘉隆鼎革之際講學所在而有陰竊釋之緒而陽  
附儒之教其甚者顯然絀吾儒以伸釋誣誣脅衆天下  
靡然先生獨不離其域服膺紫陽曰此孔子之正傳而  
高皇帝之功令也故其微言宏論無一不歸於濂洛關



閩自爲郎署藩臬開府佐司農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  
撓枉不失鍼鋒勤卹民隱如吏兒易牙嘗淄澠之水一  
哈而知甘苦甄別吏治如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  
知利鈍決挈治煩如腐肉之齒利刃及乎用兵將無異  
謀卒無二心萬舉之無遺策疾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  
風雨密如潛九地之下昧不給撫呼不給吸而賊已沮  
膽奪魄百粵荒憬一朝清明爲冠帶國此號優仕者所  
罕邁也出入三朝六十年間執政各有所好縉紳準上  
意而懷當佻長而干次處人以譽尊游者以辯顯變態  
非一先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投之艱難遠之裔徼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十七

高

擯之寂寞無怨無尤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生人行年  
七十趨舍指湊月以日悔先生九十有五其言略而循  
理其行俛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默爲  
檢式儀表如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乃若詞賦之  
業嘉隆迄今七子則宗梁徐吳三甫則銅梁南昌其他  
若吳之嘉定華亭豫章之高安浮梁楚之京山蒲圻蜀  
之閬中中州之祥符確山閩之兩莆田粵之潮陽晉之  
陽曲皆先生同榜中人蚤有譽於天下先生少卽以詩  
文著聲爲張文毅所賞而耻呈身當路遂補外吏非甚  
知已不發一言或有爲僚友數年不知先生能詩者抑



何其善自晦也。理學不騰口說，政事不徵榮利文章，不博聲稱，集其所長，益其所無，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不循一跡之路，不守一隅之指，在朝朝重，在鄉鄉重，位鄉貳，隣期頤，而人尚惜其用之未究，受享之未足也。門人兩吳生張生江生爲先生年譜，小子受而讀之，於先生生平似有所不盡，惟譜不盡先生而益信先生之大不可量，深不可窺，已四生親炙先生者，終其身且無以盡先生，而何有于小子？覲顏泚筆爲譜作叙，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

鄭憲使年譜叙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又三十七

高

漢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召以爲博士。其所論事，通達國體，漢儒莫及也。秦宓言蜀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相如來受七經，還教吏民，由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臨澤宮而校之，不適有罰。適有慶，兩君爲守，卽無論他治狀，而得兩士亦足以慶矣。獨怪夫兩生以文章雄漢代，著述不少，當其微時受兩守知已恩，不薄曾不一叙論其行事，以詔後人如



吳公至併其名失之向微龍門蘭臺終沒沒矣吾師祀山鄭先生以名進士起家爲郎出守吾郡已擢爲蜀憲使遭母喪歸不復仕後先所表見大節不可勝數而某郢人也知先生守郢事爲詳卽吳公文翁何以讓焉某方垂髫辱先生國士之遇不減賈馬自領仕版二十餘年無尺寸長見於世以彰先生知人之明而又推少文不能起長沙茂陵於九京授簡載筆使楊詡先生休美乃心固未嘗一日忘先生也先生去郢垂三十年厭人代亦且五六年矣徐孺子於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吊祭楊雄朱普沒而弟子侯巴桓榮爲之負土成墳此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八

高

不必文學之士能辦而某缺如也又安得爲長沙茂陵所不爲乎今年春某門下士郝生令縉雲縉雲實先生之里屬以問先生後事而先生子子壽以書來言侍御劉君寅學使者劉君垓業已采先生生平言行爲編年譜之其銘先生墓者宗伯丹陽姜公爲先生傳者司寇太倉王公皆一代鉅儒名出長沙茂陵上而子壽有雋才詞條豐蔚用焜耀先人令望某稍稍自慰身無能爲先生役而藉手諸君子不必功自己出矣縉雲復以邑父老及博士子弟輿誦謀祀先生於學宮庶幾有庾公之斯之誼焉先生行舉天性豈其邀身後名而門弟子



如兩劉君不朽其師過長沙茂陵遠甚是可以維風興  
教矣夫相與切劘不負爲先生門人則是譜也所謂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某當與子壽及諸生共勗之

徐大夫素履序

今吏部郎徐德夫爲里人郝給舍所取士言德夫筮仕  
令太湖其尊人郡丞公授以橐中裝孺子無以官爲家  
余心識之會起家入蜀承乏攝督木事悉其疾苦博采  
所以調劑之方而得郡丞前守嘉州時採運條議因檄  
諸郡邑各置一通座右其後謬領越憲臬越人稱郡丞  
長者行甚具無繇一式其間而德夫復爲溧水令與女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十八

高

弟夫江寧丞魏穎超及余皆上計京師穎超每言德夫  
溧水之政雖萊蕪生魚浚儀齋馬未能遠過也德夫亦  
不以余奉職無狀枉顧余邸中而出其尊人所爲素履  
者視之蓋自始鄉學以至請老凡十有二則悉爲之圖  
與說而四方學士大夫詠歌以次附焉君子素位而行  
不願乎外公之名素履以此學不求利達仕不希聲采  
居其位卽事其事內無越思外無曠職坦易光明天可  
與知人可與言至於受主恩收民譽顯親揚名保世永  
年聽其自至而收其全美公之於素也深矣頃日主聽  
不聰國是不定橫政橫民上下遞出當事者扼腕而嘆



敝舌而言莫如之何余竊以謂道固有當自盡者覈吏  
治惜人材卹民隱而以清約爲天下先庶幾補弊興衰  
不淪胥以敗是道也卽公之所謂素也人皆有之入能  
言之人可爲之顧履蹈何如耳公之爲州爲郡佐德夫  
之爲令爲郎莫不有素在焉易地則皆然也德夫權黜  
陟人所關睹聽勸懲不小過此以往負荷者日重責望  
者日深必無負其素如今日斯善矣余不佞以是爲公  
素履叙而因以公素履爲德夫規

吳公鄉賢文移序

後漢書循吏傳載任延事首言爲會稽郡先遣饋禮祠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三九

高

吳延陵季子吳自泰伯三讓天下逃之斷髮文身之鄉  
因俗而治至季子交聘列國衣冠禮樂遂與諸夏比隆  
黃池之會晉魯退處其下東南文獻實季子開先程

功校德於祭法祭義固當而何僅見一任長孫也興國  
吳明卿先生蓋延陵之裔中興枕苑遠追楚屈宋而近  
與七子代長齊盟乃其立朝扶忠義藐權貴居鄉行孝  
弟崇廉讓文采行實不忝季子身沒二十年有兩子才  
相繼逝家益落宦其土者不知先生爲何如人而宣城  
高大夫來爲州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肅恭明神敬事者  
老特表所著以風示後生進博士弟子員與鄉三老於



庭而語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實在吳公吳公之不得祠鄉賢也責在不佞上書諸臺督學使者以請咸報可於是擇今辰奉犧牲敬盞盛禋酒醴帥其子姓若官師諸生薦紳父老爲吳先生主配食學宮官師諸生薦紳父老以吳先生德舉誠無愧於視史之辭而非高大夫毅然身任之久且沒沒也哀大夫後先表章先生移牘而剗剔之以傳余惟古禮邦國有國老庶老之養有父師少師之教而沒則祀之瞽宗卽其里人所耳目睹記歌詠不忘者俎豆蒸嘗之以其不違心精物以臨監享祀使知族類比行義焉故化行而俗美輒近世俗吏所務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諸序四十

高

刀筆筐篋錢穀金矢奔走期會供張廚傳日不暇給安能舉事於繩墨外任長孫明詩易春秋太學號爲聖童其在會稽聘請高行如童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每行縣輒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迎太末龍丘萇署議曹祭酒守九真敎導民夷漸以禮義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其崇事季子故有所合之也高大夫少時篤信好古閱覽博物所著述登作者堂當官奉法循理不媿阿上官必申其志文學政事比跡長孫其於吳先生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卽先生將式靈之乎士有千秋而遇



之若旦暮者司馬子長藏諸名山以俟後人揚子雲玄  
五百歲而興豈虛語哉後有史臣傳大夫循吏如任長  
孫必以茲舉爲稱首矣

孫公鄉賢錄序

扶風孫公沒三十餘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  
鄉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鈴下門闌街里之屬宋一楠趙  
希顏輩千餘人邑博士弟子員帥開先輩三百人具公  
生平行事以白諸臺臺下邑校官邑令丞郡守理張萬  
善馬政和韓洪祚張柁輩十許人詢謀僉同而觀察郭  
公督學使洪公侍御史龍公中丞李公采輿誦祀公於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四十一

高

學之鄉賢祠公沒時嘗語其子民部兄弟曰吾爲督學  
使見諸請祀鄉賢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貴與上官私  
交故遂使彞典化爲穢跡賢者沒而有靈豈屑與伍兒  
曹無以汙我卽有齒及當固辭之民部旣貴益遠嫌務  
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舉而人或持大義責之曰先人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  
仁也顯親揚名爲孝之終子不爲親顯名而拒人之爲  
親名可乎民部無以難而公論始伸入祀之日通邑歛  
然稱快爭持酒脯拜祠下或至掩泣其感人深如此民  
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爲錄示余以明非敢違父命之



意憶昔孫公以待御史註誤謫理吾郡余過其邑得接  
顏論風格秀整真關西男子理郡未幾極得民譽尋擢  
江西督學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遷叅知遂  
稱病免無何卒矣經世功業未竟其施而俎豆賢人之  
間沒且不朽是舉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後名而名自  
歸之沒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歷年一世久  
而無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見一也爲人子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孝莫大于嚴父得人之歡心以事親敬其父則  
子悅一也因題其端以授孫氏子孫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其尚是訓是行於是錄也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譜序 四二 高

### 祀賢冊序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  
今學祀鄉賢是其遺意也祀者未必賢賢者未必祀博  
士弟子至以爲行媚賂之資羞稱之惟久而論定而其  
人又非有勢力可迫脅衆口衆口歛然僉以爲允則庶  
幾祝史陳辭無愧辭耳晉江李海宗公以宗伯郎與執  
政齟齬出爲景王相國王邸在德安郡而雲夢亦其食  
邑諸從官恃寵恫喝人魚肉蠶食莫必旦夕之命而李  
公與吾邑右史高鹿坡公數諫王又以法匡繩諸中貴



諸中貴稍戢民乃甦國人誦兩公德不衰而王薨無子  
國除高公業前卒李公入爲鴻臚卿尋罷高公卒之明  
年邑博士弟子請祀學宮是時高公固無後非有朞功  
強近之親蟬蟻子之援而上下賢之去之三十年而李  
公之子爲雲夢尹入境延見吏民或入郡受事徘徊故  
邸思其父居處言語嗜欲輒流涕長潛也四境父老子  
弟受公德者就明府問公起居則公後高公二十年始  
卒而亦崇祀其學之鄉賢矣李公有子而賢勝高公遠  
甚然晉江冠蓋里天下無二其人登八座策足要津力  
能爲先世樹聲名者何限而乃亟收李公李公生不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序

四十三

高

事人拓落一官沒而能繫人思其邑人前無攀附後無  
希冀更相推許俎豆於賢人間則公之賢與晉江風俗  
之美輿論之公可從知已雲夢博士弟子聞而嘆曰下  
邑習知李公爲相國賢夫學固有祀名宦流寓者以公  
名宦則非專有土之寄以公流寓則又有相國之權於  
祀典不合而自明府來益不敢以私昵沒公之美乃今  
晉江幸祀公夫孔氏之門一也公之魂氣無不之也吾  
曹春秋有事於廟對越駿奔走公式靈之矣退而爲賦  
頌以薦明府使奏之家廟爲禮神之樂不佞高公里中  
子而兩公又皆同先大夫成進士禮稱父執悉生平行



事知是舉合於古也哀其語爲帙而敘之以傳

### 殷薦編敘

新安程氏自忠壯侯靈洗始其子爲威悼侯文季其後有處士傳芳三人族故有專祠而始遷臨溪者在唐曰稅再傳宋曰禁數十傳明曰英俊舉四丈夫子號四門程氏三人亦有專祠其後曰期興采興茂興某汝廉廷標附焉四門之裔無萬數而最顯者爲辰州廷策廷策之沒也辰州人祀諸名宦郡若邑祀諸鄉賢宗人復以配享兩專祠中而其中子洵倣古登歌侑饗之義諸與辰州共祀者人爲詩一章紀之爲程氏殷薦編其大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序四十四

高

要以明辰州公比德先人無愧辭而已今夫服有窮廟有祧謚有惡孝子慈孫無能損益所以示民公也宗有百世不遷禮有善則稱親所以教民厚也中世以來文士屈筆而諛冢中朽骨使人疑不復信况其子孫言何足聽聞飲于賓祭于社唯勢利是視請謁日繁博士弟子須以餽其口神而有靈必且吐之公道廢而名實相冒人子之欲厚其親者若將浼焉余所覩記新安之俗殊不其然著姓右族相望矜門閥而好上人卽貴不得奪親至其奔走他人權勢如或不及郡守于今爲中秩旣久廢且死矣中子老逢掖是奚足賴而其族其鄉其



博士弟子其縉紳大夫交口稱之身沒十有餘年而論  
愈定請愈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寧有發徵期會哉語  
曰家難而天下易辰州之名宦可爲也難在郡邑之鄉  
賢郡邑可爲也難在族之專祠寡不可爲衆死不可爲  
生夫非大公其孰能與於斯昔者周公制禮以后稷文  
王配天配帝躋于后土日月星辰之上而深虞夫祖宗  
功德不著于天下後世作爲雅頌不遺餘力非以誇詡  
固有所不得已也辰州九京不復作而五享尸祝俎豆  
之奉靡有間言中子長言之不足又從而咏歌嗟嘆之  
亦周公雅頌遺旨乎嗟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稱  
於沒世而猶慮其以名囿謗名者實之實也獨者衆之  
符也死者生之徵也于以恐懼修省是編其有資焉

繫世輿言序

歲辛丑余過盱眙馮公家公方在詔獄見其子才數歲  
四壁蕭然不避風雨心益敬重之恨無能爲地尋以遭  
大故歸又三年公赦還海內頌

上明聖方儀有賜環召而公卒矣其門人戴肩吾錄公  
生平行事爲實紀及諸名人所爲公狀志傳贊之屬與  
其遺書行之而惜世之知公未盡也舉世皆尚直臣皆  
尚清吏所謂直者或悻悻逞于一擊姑以自爲名而已



而其最不肖者乃借是爲富貴之媒清者疏永惡食敝車羸馬而求田問舍實與細民爭利抑或溪刻自處授之以事其中殊不了了規模褊小不可施之天下國家公豈屑與闖奴競齒牙誠不忍楚民陷于水火爲之蔽捍援拯且夫郊郢之間

二祖實靈之而么膺刑餘爲鑿齒窳窳何以令臣民見也以身請命鼎鑊刀鋸甘之如飴何論逮繫何論得生還正襟牖下哉公義不苟取自爲諸生以至仕宦終始一致而心在濟人利物匹夫匹婦不被澤者必欲扶持安全之今所行月令廣義經世實用方輿勝覽諸書舉而措之家給人足化行俗美可立而待也昔者孔子論舉直錯枉而曰不仁者遠陳文子清矣而不知其仁故直與清二者皆聖賢之所以行其仁也三代而下直言敢諫視死如歸獨行一意清介絕塵者豈少也哉試使之體國經野輔世長民能有仁者之效乎余謂公所歷貧賤富貴患難未嘗一日忘天下是謂仁人而第以直臣清吏目之淺矣後人慕其賢誦其書者尚考鏡于

斯焉

孫氏錄序

餘抗孫氏代有名德最著者憲使公鼎死虜難其孫婦



姚二十而發育遺腹子卒爲賢豪長者四傳而爲文學  
用恒五傳而爲進士君馭文學治大戴禮屬文斐然願  
試輒不利旣舉君馭知其儁異割腴產購奇書禮名師  
督課甚力而時悲涕爲君馭言昔吾曾王父生不見父  
而高王母教之讀書諸能讀書而苦貧者傾橐以助楮  
墨薪燭費然亦不售於有司而吾王父奉父訓始隸博  
士籍則別置田令子孫世守以示學也祿在其中的意  
而異母弟卒奪之去吾今何以慰高王母曾王父心孺  
子幸可教而又有弟地下人目不瞑以待若兄弟有樹  
也而君馭母拮据操作佐子讀亦如高王母里人或非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序 四十七 高

笑之不顧君馭十二隸博士籍常爲冠首而公不色喜  
君馭長跽請罪公愀然曰吾王父亦嘗游鄉校不得一  
第九京有知能無介介且夫槿朝華夕萎松栢歲寒久  
而後彫吾懼孺子早成非令器也君馭自是益銳精遜  
志學大成有今日而兩尊人不幸前卒且三十年矣君  
馭壹舉足出言不忘父母司理武昌治行褒然舉首而  
深念兩尊人恒有戚容于是楚官屬士民服膺善政善  
教者推本所自生歸功於兩尊人爲之表章潛德以寬  
風木之思而友人曾太學持以示不佞不佞作而嘆曰  
董氏可謂世孝矣詩不云乎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胤維何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用恒公不忘其高王母曾王父孤寡相守而亟於  
學也王父起家田野而進於學也君馭不忘其父母鬻  
子之閔而成於學也姚母與君馭母皆所謂女士天鑒  
董氏孝子不匱而釐之宜室家開胤祚故其子孫繩武  
式穀日以昌熾孝通神明豈不信哉孔子論孝立身行  
道顯親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又曰君子也者人之成  
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  
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君馭身立而道行百姓名爲君  
子因以成其親爲君子名揚後世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序四十八

高

自君馭而上廟有祧名無窮余故曰董氏可謂世孝矣  
馬將軍傳序代

虜自土木之禍爲國家患益熾嘉靖間宣大叛卒數起  
鉢虜內侵代宗人有二心奉表割地烽火遂無虛日  
肅皇帝決事齋居天威不可測然竊怪其時責備督府  
文臣逮捕竄徙相屬顧于武臣不深罪何也文臣初以  
罪見法後來者聞命或涕泣不欲行而

上方事禱祠每有警則乞靈玄壇有捷則歸功玄佑輔  
臣側媚人也子貪而黠阿邑取容不欲數發奔命書以  
厯宵旰而督撫爭賂分宜父子日進熟



上前冀苟免旦夕至詭令臺省露章以微罪行爲幸  
上神聖非臣下所及謹察諸督撫如阿大夫譽言日至  
則心日益疑而武臣若馬將軍其人者  
上自別用耳目得之其爲左都督與爲大將悉出  
宸斷罰嚴於文臣而寬於武臣殆以是乎庚戌之變大  
有所誅賞而邊餉日益餉以賂權貴十五以啗虜十一  
以給兵十二三而武臣復浚之兵安得不弱督撫之命  
寄於權貴武臣之命寄於督撫內賂權貴外賂督撫救  
過日不暇給何所恃賴而出死力爲國禦虜

上久不視朝一旦御門咨詢籌畫諸臣集議闕下趙文  
肅請敘大同周尚文功以激勵將帥而仇鸞始幸拜大  
將軍總宣大諸路兵

上爲賜私印曰朕所重唯卿一人鸞敗

上知武臣不可偏任彌責成文臣而武臣寵絕無望鸞  
萬一馬將軍功名自庚戌始以彼受特達知積累戰功  
不得侯無乃有所懲耶抑馬將軍恥爲債帥行媚權貴  
致然耶漢文帝惜李廣不遇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  
足道哉侯自人主可予而文帝以惜廣蓋厭兵故比至  
武帝好大喜功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取侯者數  
十人廣卒以失道見法時命在天人主如其臣何馬將



軍雖不候其所摧敗業足暴於天下矣今虜款垂四十年不可怩也異日且有拊髀而思馬將軍者夫人才難易兵柄重輕邊計得失朝政升降余觀馬將軍傳未嘗不三嘆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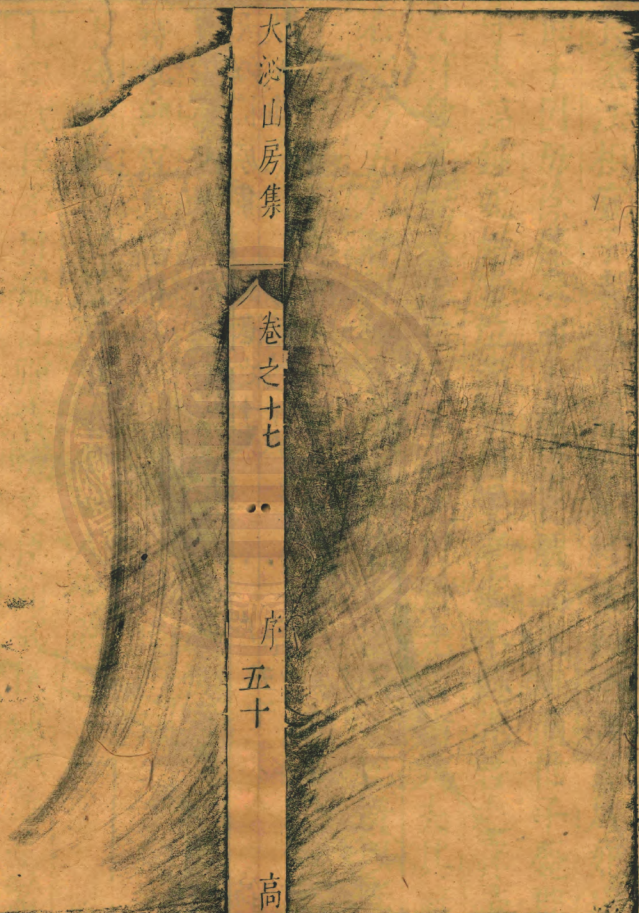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七

序

五十

高



不三嘆息焉

易兵柄重輕邊計得失朝政升降余觀馬將軍傳未嘗不三嘆息焉

軍雖不候其所摧敗業足暴於天下矣今虜款垂四十年不可怩也異日且有拊髀而思馬將軍者夫人才難

軍雖不候其所摧敗業足暴於天下矣今虜款垂四十年不可怩也異日且有拊髀而思馬將軍者夫人才難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賢孝圖紀序

崇王寢疾四十餘年世子復病瘵而艱於子其妃鐘擇良家法相宜子者以進而形家言陵園不吉會成妃與世子因母徐薨奏別卜地請更厝之三年而世子薨郡守來臨鐘妃帷堂泣而訴曰王老疾不解先君之箕帚妾有身者五人未亡人不敢死以負先君諸大夫其擁右之乃五人者初得女妃大悲已而舉四子妃所以鬻子狀備極辛楚而仲子殤至五歲王請於朝賜名又慮夫畧漏之不保誰爲貽孫謀者請勅妃理宮庭事三子復殤其一而其存者十有二年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妃日率以朝王於西府問寢視膳王頷之於是崇之諸王子侯下逮無爵者若干人國戚尊卑長幼若干人郡邑諸生若干人鄉三老若干人以其事上諸臺諸臺以聞下宗伯覆議妃奉主君撫諸孤勞苦功高宜有褒叙上可之詔有司爲坊以旌曰淑慎端貞而自通國以達四方爲文若詩誦盛美者凡若干卷又爲之圖凡三十

甫馬時良儀郎李文徵序之詳矣會王薨孫當嗣王而



吳興張不害以劉都運伯時之指屬余更致辭焉蓋都  
運之尊人爲王相三十年有輔導功旣卒王念之不置  
爲祠以祀而都運解官居祠下其子貽哲郡守與諸孫  
率汝產遷塋之議都運實力贊襄而世子不永年諸子  
皆遺腹吮哺之口無所不至宗人睥睨竊伺與惡閹陵  
藐寡弱輒張爲幻以蜚語震撼之都運父子爭之舌敝  
幸而定夫非妃賢孝格於先王暨上下神祇孚信於國  
臣庶何能傲藉

上寵靈有今日哉余嘗誦二南詩多言諸侯夫人之賢  
然安常履順率循內則未有歷試多艱詭禍爲福者向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二

丙

後史傳所載其在王家若衛靈王夫人與傅妾魏王瑕  
節乳母趙襄子姊代王夫人樂陵王百年妃斛律晉王  
母曹太夫人皆有足多者然代樂陵以身殉夫而不聞  
能立子節乳母與子並死無益於魏晉王母以恕張承  
業一事收將吏心而子長故易受教衛宗二順交相讓  
也亦非有靚閱受侮之難也孰與鐘妃盛年開勝路以  
膠木葛藟之德膺螽斯麟趾之福王與世子無子而胥  
有子孫無祖而有祖子無父而有父崇無君而有君度  
其操心慮患生知慧於疾疾萬倍所謂孤臣孽子者故  
以子然孱然之軀而延不絕如綫之緒開國承家偉丈



夫莫與爭烈矣或曰  
慈聖皇太后保艾

今上皇帝于冲齡本支百世與天罔極而天揖同姓則  
而象之崇故汝墳文王后妃化行南國婦順母儀相聖  
於竹素間今古一轍也或曰汝陽地爲天中陰陽風雨  
四時交和擬於洛下而妃家鐘會村董永蔡順爲里人  
其在本朝男子之祥則有太宰諸公女子之祥則有妃  
審如是是母是子之有是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  
地道焉兼三才矣

熙朝榮遇錄序

卷之十八

序三

丙

詩三百篇十五國風在焉其事里巷闢房之微細而其  
詞褻父婦孺之歌唸耳至夫宗廟朝廷祭祀燕饗會同  
征伐關于國是人紀鏡得失示勸懲則命之曰雅若頌  
非明君察相鴻儒端士莫能作也雅頌降爲風而玉迹  
熄仲尼正樂必先令其得所有旨哉三百篇而後詩稱  
唐爲盛唐稱武德至開元初爲盛扈從應制之篇十居  
八九詩之重雅頌尚矣觀察蘇使君爲郎時嘗從

上祠山陵離其事爲十而係之以詩見事鬼神之道焉  
見父子之倫焉見君臣之義焉見夫婦之別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貴賤之等焉見政事之均焉見上下之際焉



見兵戎之制焉行一物而衆善備非夫黃竹所招之遊而荒也太乙甘泉汾陰云亭之祀而黷也黃鵠朱鴈寶鼎天馬之瑞而誇也窟室栢梁臨春結綺之樂而淫也揚詡主德垂之罔極雅頌不在茲乎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從東封以爲恨不俛蚤歲幸以筆札事上去國十二年一切熙事與以耳食何異讀使君詩不勝狗馬禁闈之懷因爲叙而行之且令觀者無第曰是風人流連光景之致也

白雲夢親圖叙

吳士美成進士尋司理新安居嘗持柶捲飲未白輒罷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

丙

去蓋其時母丁孺人者沒十年所矣又三年士美以郡國高第得疏爵及親詔下而士美泫然流涕曰夫爲親者沒而受三公之饗孰與生而奉菽水之驩吾何以報大人三年之愛乎居無何士美入爲比部尚書郎郎省中故有白雲樓諸游息咏歌在焉士美登樓低徊容與南望江漢喟然大息爲丘墓之寄於斯也已而臥臥而夢見孺人者驩笑如平生覺而嘻曰有是哉吾聞死者有知乘白雲而入帝鄉大人捐養久矣獨以此時見夢寐中吾願日守此與大人方洋白雲間也而會軍興方輸錯出大司農誰差諸郎典幹者使主辦士美遂徙爲



司農屬已復拾遺補闕在瑣闥之內則念以爲樓居不可數得而屬南海梁君思伯圖其事余見而竊異之世儒言鬼神之情狀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夫鬼者歸也有所歸則必有所往來其憑藉風雲而發於寤寐無足怪者然其大端往往起於人之有思孝子之事其親也居處則思志意則思所嗜所樂則思當其祭也儻然如見位愾然如聞聲在頃有之緩我思成那之成以樂烈祖之成以羹所見聞蓋在此不在彼也太行之雲使者反顧卻行不忍去彼其精誠通乎晝夜卒然而值是以情動乎中而見乎外藉弟令不西走太行卽明發不措二人於懷哉君奈何獨以孺人爲白雲重也士美謝曰不佞何敢望狄公凡所以爲此欲識不忘耳余更異之詩曰永言孝思其殆庶幾乎

望雲集叙

楚三閭大夫賦懷沙曰願寄言於浮雲遇豐隆而不將蘭陵演之爲賦曰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雲無心出岫何關人事而才人若以不將託爲憾思結於心計畫無俚之至耳自秋文惠登太行望白雲天際指親舍居其下而後世遂以望雲專屬思親矣何者子之思親無一時無一事可遺而雲亦何時何地蔑有故語思而至於



親語思親而寄於雲天性人倫之至也湘潭周謙甫出  
李兗州其尊人方爲漢陰令謙甫署邸之別館曰望雲  
以志思而名下學士大夫賦詠其事所發明最詳不佞  
則謂男子生而志在四方寧能終身依依二人膝下博  
施備物顯親揚名孝道之終而思之極致也梁國爲唐  
名臣後人知有梁國因知有其親孝莫大乎是惟大孝  
然後能永思惟永思然後偶感於望雲而思寓焉以望  
雲盡思以望雲興思盡孝不旣小乎夫言豈一端而已  
聖人作萬物覩望之若雲又若雲從龍以聖臣輔聖主  
若卿雲糾縵承日月光華被四表格上下雲所取義弘

矣謙甫楚名家世爲帝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漢陰公  
有開必先所領一邑財百里謙甫領一郡財千里譬象  
於雲猶屯之經綸需之宴樂小畜小過之西郊殊未盡  
其用不佞度漢陰公必不以兒女姑息小愛定省溫清  
小禮旨甘柔毳小物屬望謙甫子之能任父教之忠故  
曰孝所以事君事君不忠非孝也思慈愛忘勞尊仁安  
義此第下能養次不辱之事謙甫何居焉古五岳雲皆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惟泰山不崇朝而雨天下是在謙  
甫封內望而思之將爲扶日爲干呂爲甘霖運氣而普

思名世之業光於梁國善則稱親漢陰公必暢然滿志



令德壽豈非謙甫所樂爲乎彼三閭蘭陵生不逢時密雲不雨辭賦蓋有爲言之也要之與狄文惠易地皆然耳陸機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聖雲思親蓋始此後人知有狄不知有陸其所效於親者兩人不侔矣吾友邢子愿已標此旨不佞爲竟其說焉

孝感述叙

故工部林公生十一年而孤前母鄭太宜人與父贈公業祔塋矣陳太宜人尚未也行營塋地累歲監窹寤嘆疾如疾首一夕夢兩老人語之曰念子良苦今授爾以母歸所問其姓一爲李一爲黃問地安在曰在清埔九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七

丙

溪間偕往諦視之已而有陳侍御者以地師李元惠來公異之與之青埔大溪宛若夢所見乃斥其名田市之李歸復屬其中表黃君來公益異之遂舉塋今桃源杜松灣是也至期復有紅紗包燭之夢而穴始定手植宰木拱矣忽夢土神告曰若母夜驚可速起起而之墓野火延及宰木哭而更植之諸休咎徵夢甚駭不悉數云余聞孝弟之道通於神明神所開右蔬菓非時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而劉殷之粟沈震揚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於夢告之又爲之題識而畀之道書云至孝者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



挺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至誠感神有顯道焉公孝自  
天性孩提時母寢疾聞醫言病病矣噤不能語手爲寒  
顫既卒哭無常家人及里人憐之登第日賀者造門獨  
哭於寢不休既仕而得贈父母曰吾可見二人地下遂  
歸築室墓側以老終身之慕其庶幾乎永言孝思思之  
不已鬼神將通之其夢魂交其覺形開無足異者周禮  
卜人所謂致齋咸陟皆是道也公之子民部郎述公事  
爲錄而邑薦紳大夫博士弟子員與鄉三老舉公孝祀  
之學宮然公知有親而已豈要身後名哉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容僞假令傲身後名爲之是僞也惡能通神明  
如是易之咸言感也而無心感爻皆取象人身六爻之  
中四爲心位不言咸不言心感而無感心若無心故吉  
且悔亡而憧憧往來之朋亦相率而從之况於神明無  
心者乎感之至也求林公孝感之故占諸咸可矣

異孝錄序

徐山人惟事受室其邑祝氏祝氏之先蓋有孝子原慶  
云原慶父德忠爲人彊執厲蠶氣里中子胡士謙積不  
睦也走之京師變告德忠以氣力漁奪間黨椎埋爲姦  
講張爲幻又善媒孽有司短莫敢誰何事下法曹窮治  
捕德忠必生致之原慶私念父齒長矣毫毛茂茂陷人



不活自反接而詣吏夫爲惡者非父也我也請就檻車  
吏不可原慶前抱父項而泣奈何以子之不肖傷吾父  
吏不得已遣行士謙知其狀咲豎子僥倖脫其父如鼎  
羹耳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耶持之愈急原慶奮曰使父  
以沈命法死等死耳何益旣入對簿猥自發舒終不言  
代父事遂死西市時年才二十有八怨家乃解德忠至  
七十有六歲而卒距原慶死一紀有奇而鄉人孫司馬  
爲之傳學士大夫稍以楚些招魂及詩歌詠之山人彙  
爲一編命之曰異孝錄而俾不佞叙其端不佞嘆曰信  
哉祝氏之子所爲孝異也雖然自夫人之子言則異自  
孝子言則非異昔者桃應設難孟氏舜爲天子臯陶爲  
士瞽瞍殺人舜竊負父而逃終身處於海濱父子君臣  
兩相得也然必天子可耳舜逃則天下無君天子不得  
庇其父則天下無親此兩者罪奚啻一殺人哉臯陶置  
兩人於海濱不復問彼誠有所重也藉第令舜非天子  
卽父子亡命海濱臯陶力詎不能加耶爲舜計者不以  
身代父死計無出矣今天下爲家悉主悉臣

高皇帝治亂國用重典藏亡匿死誰敢者有如原慶爲  
海濱逃猶逃雨也無之非是孟氏言人皆可爲舜使舜  
當原慶時使孟氏設身處原慶之地有死而已此以明



其不異也石奢爲楚王理廷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反於廷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伏斧質待命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不聽伏質而死君子謂奢可以無死死非孝也無論死夷齊有仲子泰伯虞仲有季歷故首陽之餓荆蠻之遁爲仁爲清爲至德季札讓而國無人以暨于亡儒者不滿焉原慶上有二兄下有弱弟父幸不死不爲獨死不爲泰厲誠何惜一死以償怨家之憤而賜其親旣死之生爲原慶者可死矣此以明其不異也孫司馬稱原慶質美好學尤長於易其行事默會聖賢之矩矱有自哉所竊疑者淳于公少女吉原卿小兒以身爲父請命感動人主以高廟聖神原慶上咫尺書自白其或矜憐而優容之父于保首領牖下未可知也而其心益死訊讞之臣亦絕無蔡廷尉王丹陽其人者豈畏高廟法嚴宛舌耶抑德忠實在不赦之條其子莫能諱而後人憐其子因諱其父耶何以死一紀有奇而表章者寥寥也不佞讀原慶絕命詞悲楚不忍竟且稱母不稱父殆若有微指焉夫德忠有原慶爲之子而原慶爲若敖氏之鬼也是則可異也已



程君衡與其子表章父師文行事乞言當世有民譽者  
爲詒穀堂集備矣一日持以謂余先君子抱用時略終  
身不試蓋以先王父母故初隱于吏旣隱于賈老乃隱  
于鄉卒乃隱于禪丁給事元甫旌之北溪禪隱小子竊  
謂未足盡先君子先君子隱于孝者也余嘗觀詩陟岵  
四牡鴉羽北山諸篇其親嗟子行役勉以猶來無棄其  
子以不能藝黍稷稍梁養父母至于作歌來諭第曰豈  
不懷歸曰憂我父母曰悠悠蒼天何其有極而已未聞  
力圖歸養豈非出身而仕義不得顧其私而王事靡盬  
又不可去耶則必恨悔其不早辭爵祿與父母貧賤相  
守耳易蠱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多以四皓子  
陵當此爻者非是乾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能躍能見能飛寧專隱哉不事王侯乃絕  
人迥世之士聖人不取近解易者引禮曰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蠱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  
耄耄期頤不出從政非要譽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  
蓋知尊尚孝德者也齊欲聘魯子爲卿魯子辭以父母  
老不忍遠親爲人役親沒而有三釜之祿慟親不逮養  
孟子以爲善養志故曰志可則也卽事親若魯子者可



也之意其論若新而於道甚正執是以求風雅諸臣不能不傷其志矣師文起家功曹終不爲祿仕營什一之方備甘旨之養養生送死無憾可謂曰孝孝而不有其名可謂曰隱隱不在身而在心殆所謂志可則者與范孟博道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時闡寺執國命士羞與伍匹夫抗憤激揚名聲互相題拂遂起黨錮之禍殃及五族身犯不孝大罪何貴於隱孟博知之而卒蹈之路人聞其母與訣語莫不流涕斯不隱之故也君衡以父隱本於孝有見哉隱之名甚美而實多岐東方曼倩有大隱小隱王仲淹有名隱人隱天隱觀其志何如耳不辨志而以隱爲高其流弊爲通隱爲克隱隱士有黃扉有隨駕有游俠邇日王允寧又有石隱高隱知隱癡隱之目深于辨志矣師文以隱成孝可發明詩易之蘊與有道人倫曠世同符而君衡父子闡之爲人子鵠孝者百行之本余故畧集中生平事實不述第于孝隱發其指焉

### 椿樹遐思卷序

吳茂才失其父有年所矣而思之不置友人爲之圖曰椿樹遐思所至賢士大夫與茂才善者詠歌嗟嘆之茂才裝潢爲卷行則負橐中止則寘座右如見其父然思



之至也或以語不佞夫椿父而萱母始自輓近好古者所不道考大椿之說載在南華首篇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蓋物之最壽者爲人子莫不欲其親壽卽以椿名父生前可耳未聞沒而猶取義於椿者不佞曰不然天下無不毀之物椿以八千爲春秋視朝菌蟪蛄有間矣更八千後安在哉漆園不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乎又不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父子之親不可解於心乎夫椿有無非所敢知子以爲茂才父子春秋必若大椿而後爲遐思耶茂才不能必世長有其父而世亦不能必長有茂才然而世之爲父者其必爲子所思世之爲人子者其必思父如茂才父子無古今一也禮之言孝也施後世而無朝夕則何物哉思之不可解於心者是已世不絕父子之親則世不絕思父之子卽巧曆莫能得其筭而何椿之足云君子之思親也沒身而已身沒而思不置且施諸後世矧當吾世而忘之乎是圖也與賢士大夫之詠歌嗟嘆與茂才之實此卷也皆有涯者也曾不能及椿春秋萬一而惟思無所解於心不以人存亡不以人存亡又寧以圖存亡故命名者取遐思而寄之椿若謂椿遐齡不若人子遐思無窮也

亦漆園寓言耳客唯唯因以書之卷端



永言集叙

吳伯寔先生文學行誼籍其士林既沒而子內史德聚集諸薦紳學士所爲先生誌表傳誅象贊之屬而授之梓名曰永言其說出詩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昭哉嗣服而孟子引之以贊舜孝夫舜尊親以天下養周世有格王三后在天武王配於周京受天之祐四方來賀其德發揚詡萬物物大理博所謂天子之孝也伯寔位在逢掖德聚財爲郎何取焉詩之言孝蓋以思也思無古今無貴賤一耳爲人子者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其細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十四

內

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道不徑舟不游不登高不臨深其大者居處莊事君忠泄官敬朋友信戰陣勇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愛所愛敬所敬極而至於草木禽獸必以時伐殺焉何以故思親故也夫舜底豫瞽瞍而天下爲父子者定武王成王孚式下土豈勢禁而形格家諭而戶曉哉思之所通不言而諭不疾而速也心之官則思夫人皆然少則慕父母夫人皆然病在不永耳人人思其親永其思卽人人爲舜武故武爲達孝舜爲大孝不思則不達不達又何大之有德聚思必以永有旨哉其托於集何也貴



其名也子言之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又曰百姓名之爲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以成親名而况名故親自  
有乎伯寔逢掖而文學行誼比德君子如集所稱引名  
彰彰如是則旣成其親之名矣自今以往繼其志述其  
事亦如集之所以名者不辱其身不負其親以親之名  
成身之名以身之名還而歸之親夫然後謂之永思或  
曰好名非所以爲訓舜必得其名武不失天下之顯名  
非歟思不爲名乃可以永無心於名而各自歸焉思之  
極致也舜武孝不出此善爲詩者不說然以孔孟言求  
之詩人之義思過半矣

因心篤慶卷叙

溫陵之李氏有兩李先生者伯曰一崑仲曰懷素一崑  
之子曰伯東懷素之子曰叔玄兩人同舉進士文行衰  
然爲衆所宗而當其少時叔玄寔子於一崑先生所伯  
東之與叔玄年相亞衣食相等出入啟居相偕不知爲  
誰子也卽二先生年相亞衣食相等出入啟居相偕不  
知誰爲兄弟也伯東叔玄有四方之事不能日狎兩先  
生膝下則圖兩先生像載之行橐而朝夕定省焉叔玄  
旣繇蜀督學使者晉山東參議將歸覲兩先生謂其友  
李生家大人訓不穀兄弟嚴卽仕宦垂二十年無敢以



官中一縷進而獨好文辭有所得輒相與諷誦之且以  
永日請得子之言令家大人解頤旣展兩先生像而贊  
之矣又屬爲之目目曰因心篤慶叔玄听然曰何子之  
言似家大人也家大人顏所居之堂曰務本而署其兩  
楹曰因心則友克諧以孝何子之言似家大人也某聞  
之昔人云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體有  
別而情志亦漸暎惟孝子視兄弟皆親也故能輯睦而  
無間古今父子兄弟不乏而孝稱舜友稱泰伯王季彼  
其時勢殊耳象之傲也焚廬浚井思妻二嫂而舜若周  
聞憂喜同之以爲是親之所愛也泰伯之逃也以讓其  
弟之子王季之不固爲遜也以成其兄之美以爲是親  
之所愛也舜以孝而爲友泰伯王季以友而成孝惟孝  
友於兄弟豈直兄弟泣官不敬事君不忠朋友不信居  
處不莊戰陣無勇斷樹殺獸不以時皆非孝也孝塞天  
地橫四海施後世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是遵何道  
哉叔玄王父得塋地與其世父得脫倭患事竒甚所謂  
孝弟通於神明者兩先生之友也其本在孝伯東叔玄  
之孝友也不忝兩先生子矣同出而異名曠世而同神  
易地而皆然故曰孝者百行之本兩先生信而好古所  
取則必虞周富哉言乎叔玄歸而質之其有當否



怡怡堂編序

史直指公三日內失其二人二人年不及艾而卒時仲弟方六齡公慟不欲生念仲藐焉疇依忍死以字之又三年爲名進士名令尹已爲名御史而仲亦爲諸生抱子矣兄弟同釜而炊爲堂曰怡怡居之無論公與弟無幾微間卽其後先亦鮮一絲一粟之私一語一瞬之忤者海內學士大夫高其行爲詩歌文辭紀詠之取象於物若合歡連理同心比翼之屬爲圖識之彙而成編其義廣大悉備無可加矣不佞竊聞之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合宗戚於成周而秦棠棣之雅其辭曰宜爾兄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十七

丙

樂爾妻孥而孔子贊之以爲父母其順矣乎孩提之童知愛父母而於兄弟不必相睦父母無不愛其子兄弟雖多皆父母之子皆父母之所愛也父母所愛而不能愛何以慰父母心故兄弟宜而後父母順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未有不弟而能孝者兄弟之不宜又自妻孥之不樂始兄弟同姓以天合而夫婦異姓以人合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妻子之慕能奪父母之慕何有於兄弟史公與其伉儷春秋方盛而卽子仲之子若固有之知有兄弟不知有妻子焉往而不宜周公言宜兄弟歸之乎



樂妻孥有以也公嘗修家譜其言曰一族之中千萬人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焉有以一人視兄弟而兄弟不宜父母不順者乎公父母沒而眷眷然少子其狀時在目也而忍忽忘之九京之下死者不知後何人生者不識先人何狀藹然思相孚秩然文相接散叙九族怡怡如兩人然繫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故怡怡在公男子無難在婦人女子爲難在公兄弟兩人無難在公族人爲難則孝子之極致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論孝而論弟弟在徐行後長若最細微事而不知此孝弟之寔徵心生色施於四體不言而喻非一日可

襲取也子路嘗問於孔子人有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他日又告之曰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或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有姊如此在兄弟可知夫過猶不及此自身行率爾之過耳問聞斯行之抑以有父兄在繇三事觀無亦行行者之事父兄於遜辭順色有所不足也而更以怡怡進之乎蓋有居於怡怡之先者因兄弟而



見不因兄弟而始有矣人以孝弟爲本弟以孝爲本是道也堯舜以帝周公以相孔孟以師有異揜哉史公生堯舜之鄉聞而知之者不俟因推本具論之如此

天錫純嘏冊序

夫祿位名壽天以胙善人且震耀世人耳目使實力奔走焉然以人事揆之天道每若忍弗能予者人子莫不欲祿養其親而親不必逮養莫不欲以位貴其親而親不必及貴莫不欲以令名貽其親而名不必得莫不欲其親壽考而壽不必長有一於此亦希邁殊遇而况兼之乎如龍溪王太公間世而一值者也請言其畧凡席前人之餘慶者事半功倍而太公以曲靖郡丞公爲父父析薪子不負荷父作室子不堂構將如之何而太公四丈夫子伯爲噉令仲爲蜀右丞叔爲丹陽令田舍翁有餘貲爲其子以貲得郎抑何足羨而太公子顯者皆以賢科自致身青雲之上其季茂才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千戶侯素封人且榮之而太公一命下大夫知晉州事再命中大夫參知湖廣政事禮秩威儀與實任職者等今且用例帶文犀服錦輦儼然方岳重臣外僚無兩大三子卽不敢以官中物溷太公橐而月奉之贏以共甘毳自蜀自越自吳或月一至焉寸縷粒米何莫非君



賜也草莽市井之臣一旦升聞于朝太史代天言褒叙之不一而足德音孔昭爲龍爲光子宦轍所至兩都以及吳越蜀楚諸大國皆有聲績而皆歸本太公家訓曰幸哉有子如此令聞廣譽施于身洋溢于中國矣尚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禮八十曰耄不有大故不入朝入朝則不俟而先歸拜君命一坐再至就而言政月告存致膳有常珍行路于東西不敢過學設三老五更之席位天子饋饌省醴如此其隆重也而太公今年適其期步趨強駛衍衍飲食面有光澤神明日王諸遊於太公若太公之子者其不及從遊而服慕太公父子者長言

之詠歌嗟嘆之比部毘陵張公金沙周公葺以成裘而授某卒業焉某聞之莊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如王太公者天也非人也就祿位名壽之中論之太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召而自來不禱祠而自給口無虛習手無虛指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莫能謀故曰天也以出乎祿位名壽之上者而論之其志也子善繼其事也子善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不有其生不宰其長不主其衣被萬物諸子衆父太公衆父父爲衆父父豈



人力耶故曰天也莊生又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諸君子之言太公猶之善談天者余未敢謂能盡天况乎人之坐井而觀以管而窺安知天咫哉言止此矣

榮封三世冊叙

國家有大慶及任職三載考最者以所居官封其父母中大夫而上封王父母而於外臣格獨嚴自輦轂近臣外單恩慶時或不及滿三載無薦書薦或不數卽數薦或催科不中程或品秩相亞先已封者不再給蓋至於外臣封王父母百無一二焉任城王公爲楚左右方伯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

丙

三載薦書滿公車所上少府大司農金錢芻粟無乏而公先爲御史按察副使嘗兩封父母如其官今又晉方伯上及王父母方伯於外臣無兩大其文易敕爲誥其題易金爲犀鸞迴鳳翥五色相宣綸綍之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諸從公遊者以公僂得爲幸相與詠歌其事公因而次之都爲一秩名之曰榮封三世彰君賜也昔者齊晏子布衣鹿裘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田桓子非之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不然以君之賜父黨無不乘車母黨無不足衣食妻黨無凍餒者古之人不忘君類如此乃今槁壤之魄綦縞之婦一旦而竝稱



天子命臣體貌等威寵靈光大墓門之棘斧不敢斯魚  
軒霍弗行道之人碎焉其爲賜大矣可不謂榮乎夫安  
得隱不彰也公泣楚布德施惠自挹損以先百執事倡  
廉讓風須之且有橫拜公視重爵厚祿無所克詘畔援  
歆羨而獨亟亟對揚  
天子之休命豈直兢鶩浮榮苟以自夸妣而已哉不佞  
託公末交久雅習公本意頃爲先母乞一命不得內殊  
自慙於公因叙其事以詔夫爲人臣爲人子若孫若夫  
者無以君賜爲可僥求倖致而忽遺之也

雙壽四封集叙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三

丙

人子莫不欲其親壽考者幸而身有爵秩之貴亦莫不  
欲與親共之然而壽不必貴貴不必壽天數人事每有  
裁限令甲仕宦七品而上始得馳爵貴親自此至一品  
率間一而授惟大臣稍待以不次國有大慶京朝官入  
流者悉封其在外僚雖方岳與六卿並重不得矣國慶  
代不數遘京朝官雖悉封親貲郎掾曹匠技之屬皆是  
何足貴哉方岳積資遷得之遲莫其逮親存者幾何人  
而父母無故者尤難此兩事人所健羨冀塑造物遂靳  
之不令多取故天人之間類不副合魏董太公年八十  
加三張夫人次之以子中丞公初命河南郡司理再命



山東憲副三命湖廣按察使四命湖廣右布政使三以  
考最一以單恩而中丞公拜新命制凡受子封者威儀  
章服與子等中丞獨坐於楚太公獨坐於魏夫人魚軒  
象服諸子戴緹垂纓誦詩說禮聚百順以承歡備極人  
間盛美凡在睹聞駭嘆太公父子豈天之私人耶而不  
悉其所以受天純嘏者有道也余嘗爲太公傳稔其生  
平然皆中丞未蒞楚前事方楚宗戕撫臣江漢波沸四  
方戒嚴當事者推轂中丞自督漕移部武昌太公詔之  
曰留心保障隨事調停無傷國恩無長亂萌中丞奉之  
不大聲色境內晏然三年入賀過家省太公則廷推關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三

丙

河西北諸要害塞者凡六上不報而會考績兩臺擬增  
秩仍領舊部中丞以家遠力辭太公詔之曰若甫習楚  
事吏習而民安之何辭爲已晉右使已改視陳臬已入  
計中丞復請乞身居子舍太公艷然不說若傲

文獻四

天子寵命以及爾祖若父三加彌尊何所爲報而便其  
私已爲左使迎太公太公與夫人謀曰兒念我甚不一  
往將以內顧廢公事公始入楚而日詔中丞財賦筦鑰  
易汗人若知昔人所爲三不負者乎倍萬自愛以是中  
丞治行爲天下方岳冠尋簡撫楚太公又日詔之曰吾  
澶明興爲中丞六人用功名顯若其思齊往哲中丞廉



吏治正士習卹民隱討軍實經文繙武遠至邇安時和  
年豐蓋太公不數從中丞宦邸而獨入楚朝夕耳提面  
命手指事示其察楚情僞利弊興革爲最詳郡若監司  
事不得專制而爲藩臬長爲中丞惟所欲行如風偃草  
爲最專他宦遊地不過五年而楚且十年日引月長爲  
最久太公父子禔福方內楚爲最深楚不可一日無公  
卽不可一日無太公其祝頌太公父子爲最懇而太公  
所先後受封在楚爲最尊無論澶六中丞不足七環視  
在位指不數僂楚人借

上恩報太公父子賴有此耳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太公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

丙

父子受福於天栽者培之之恒理也或曰楚不腆太公  
父子辱之而天亦緣楚人愛戴太公父子昇之貴愈安  
壽愈豈者何也

獻皇帝開國楚

肅皇帝篤生楚枌榆故鄉發政施仁爲最先

莊皇帝與

天子繩祖武推恩錫類斯其眷太公父子爲最渥也天

視聽在民

三后在天之靈鑒楚之有二天雖一歲九遷位在日月

之際未爲極貴雖萬有千歲肩壽無有害未爲大年而



人情所常慕之貴與壽寧不鄭重於太公父子乎諸祝  
太公者累數千萬言楚語居多余亦楚人也特本原天  
人感應之理以見天非私太公父子太公父子非適逢  
其會者夫四封勅誥之文受文大星天子固代天言之矣

世家名壽叙

世之義或以年三十或以人相繼古今所同也史有世  
家自漢司馬遷始今與古異矣三代而上有功德者胙  
土錫姓子孫百世可考而知五等之國下逮闡人占尹  
司城司門諸猥雜微細咸世守其官聖賢帝王諸侯卿  
大夫士雲仍未屬何國蔑有三代而下姓氏之學與封  
建之法俱廢而世臣鮮矣故古之世家易而今之世家  
難也世家之凡有六農工商賈醫卜小道子孫沿襲不  
遷是謂世業衮冕圭璧銀黃青紫相屬不絕是謂世祿  
隋唐以降科目滋重一門累葉數膺華選是謂世科大  
常紀績盟府策勲祖廟作考闕閱鱗次是謂世功漢儒

專門名家率以一經相授受文史星曆家不易術其盛  
者擣藻雕龍之士人數十代代數十人是謂世學孝友  
忠義醇謹長厚廉潔方正有開必先無忝所生是謂世  
德六者皆可以世而世不必有名名不必有壽惟德爲



上德在則人服媚之故名歸焉名在則人如存故壽歸焉蜀世家有唐氏五服之親濟美競爽雲蒸霧涌其以科目起家爲觀察公而弟州大夫與叔子孝廉諸孫令尹嗣續之觀察父則封大夫公宗子則長公在士庶之位而令聞廣譽施於身此無故德之致也夫德尸居而淵默雷動而天行卽學與功緒餘耳諸士豈何足道哉昔人言澤不涸流光不鬱不發積石龍門鑿而河流瞬息千里火之燎原必先蘊崇湮鬱之勢然也有封大夫而後有觀察公有長公而後有令尹公所醞釀厚矣天不言所利而地無成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職之然而廣生大生惟曰天地名之至也天地不自生故能長久壽之至也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惟以名壽莫得而涯涘焉名以德壽以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而後謂之世家四方人士與唐氏祖孫父子兄弟交遊者爲詩若文爲長公壽令尹編之縹囊緗帙目曰世家各壽昔魯叔孫豹論三不朽自有所重不隕其名保世滋大則頌者美不忘規之意也

天恩錫類冊序

上比年不視朝又虞權旁落章奏時留中主爵者按故事擢用遷改十或不得一諸郡縣高等應以臺諫徵曠



三年不舉行自公卿至郎署若又宦而違其親者有所  
陳乞往往見格北山之獨賢四牡之懷歸陟岵之嗟行  
役苞栩之不藝稷黍北風之簞貧人情大都若周季矣  
而獨熊國亮之初成進士也念其母謝孺人老請歸養  
上許之蓋六年而孺人春秋登九十會國亮稱艾通國  
薦紳學士謀爲國亮壽國亮辭曰爲人子者恒言不稱  
老不佞何敢當賀再進而國亮辭曰不佞策名於朝寔  
未能以其身爲上供狗馬役今於禮應服官政苟安田  
里從母氏膝下爲嬰兒子歡委質之謂何何敢當賀薦  
紳學士高國亮之誼不復以酒食筐篚造門而爲詩歌

詠之周用馨使君集而名之曰天恩錫類義取旣醉之  
詩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文武成康之代  
尊尊親親周道大備君以孝治臣移孝爲忠君臣父子  
同然皆得故其詩爲大雅大雅亡而後載馳北山作故  
其詩爲小雅北門苞栩陟岵風斯下矣如天之福國亮  
得以此時日侍謝孺人色養無獨賢行役之勞無簞貧  
不藝黍稷之憾無不遑將母之思

上恩詎可量哉周使君之命名有以也昔左氏嘗以錫  
類美頴考叔而宋儒因之著在西銘余考左氏傳竊謂  
其不然鄭莊公絕母於城頴業有悔心考叔因進見賜



食舍肉以感動之卒令母子如初其爲莊公計甚善不  
十年而伐許之役與子都爭先被射以顛夫身者親之  
遺體也而以忿爭喪之是時獨不念母耶身之不受而  
何能爲人謀余以爲考叔之母與左師觸龍之子有無  
不可知總之諷諫者流耳晉叔向之說詩曰其類維何  
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人子能愛其親一日之養三  
公不易彼其世味不勝逐逐而猥云上之人不能錫類  
事君事親無一可者也國亮進不忘親退不忘君可謂  
不忝前哲矣余故因用馨意而廣之善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儻此類乎

養堂行慶錄序

往余起家入蜀過重慶則鍾祥明府楊公方待詔公車  
有才雋聲再踰年余領越憲事入計坐不任職當謫而  
明府就今除脩謁公偉然丈夫年方壯何不忍須臾任  
如此其急也已聞公母余孺人年八十矣公六歲失父  
孺人鬻子之閔窮萬道明府慨然吾何以一第而稽臯  
吾母曾不得飽官家儋石之祿夫鍾釜而喜高堂九尺  
轉轂百乘而戚者非人子耶歎然亟捧檄而南輦夫人  
來就養是時拯人挾寵鳴張魚肉郢士民士民莫必其  
命公除一切苛政逮治其餘孽寬徭薄罰與士民更始



蓋孺人居恒訓公以祿養不若以善養古賢母子交相成也是以公守廉潔而政慈惠所交際卽絲縷非義必卻不可令吾母見也所案治鞫讞卽在大譴大何之域未嘗以籬楚樹威不欲令吾母聞也期年而齋廚索然四境恬然頌公如父母而迹其所繇本孺人之教咸舉手加額籲天而呼曰賢哉孺人以是賢子爲衆人之母也而孺人適以其年稱八十又舉手加額籲天而呼曰壽哉孺人幸長爲公母使公長爲吾衆人母也田父馬卒婦人孺子謳吟遍作其士大夫之善詩賦者或脩飾潤色之或各操一家之說因公侑孺人觴孺人謂公吾聞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吾朝夕使諸孫誦之樂且加餐兒幸無卻于是諸士大夫益賢孺人古者風聽臚言於市比之滕誦瞽箴以察其行事善否而損益焉孺人以此爲樂公必佩之無斃永肩一心終收民譽吾曹受福無已時矣錄而鐫諸梓曰養堂行慶取晉虞潭母定夫人事也而余爲述其大指于簡端

### 榮感錄叙

韓晉勳司理生八歲失母舉進士司理德安未一歲失父居恒自傷不得取一命爲父母榮思至輒不勝哀其師友親知暨所交遊薦紳學士大夫爲狀銘表誄傳叙



之文以闡潛德而寄永思則有韓氏哀感錄矣服除除  
武昌合先後滿三載臺使者以高第聞天官天官予上  
考請得疏恩父母如故事於是太公兩峰公稱司理母  
楊與賈稱孺人其師友親知暨所交遊薦紳學士大夫  
復徵文爲晉勲賀而晉勲集之以附制詞之後更名之  
榮感錄云不佞旣卒業而竊嘆曰此君臣父子之大義  
也古之事君者君有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賜食正席先  
嘗而頌其餘賜車馬若服必乘服以拜賜而况受君命  
乎君言至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拜送於門外而况其  
言如綸綍如華袞者乎弓矢秬鬯薦祖廟勒夔鼎傳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十

丙

世世萬子孫無忘也而况施及其親乎爲人子者人或  
賜之則稱父拜之而况君賜其父乎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善則稱親過則歸已敬其父則  
子悅人情皆然而况其君稱親之善其子有不悅者乎  
韓太公斗食佐史之賤孺人井曰椎布之婦也

天子嘉其子能官本其所自生錫勅命以旌異之田野  
細行聲聞闡廷播諸四方其骨已朽其精銷亡矣一旦  
寵靈光大起死人而肉白骨其何榮如之如是而不懷  
感者非夫也君臣父子之大義昭揭天下是錄與有助  
焉不佞又聞之禮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故大孝終身慕父母晉勲豈以今之榮輟昔之哀蚤  
夜奉義方無敢失墜又服念公公諱世顯世顯長教長教  
主上所推恩父子甚厚靖共在位以圖稱塞顯親揚名  
茲特九仞箕土耳榮生於哀哀生於感知感而後榮可  
又知榮而後哀不忘是君臣父子大義兩相成也晉勲  
資於事親以事君必不棄吾言矣其為子公其美堂

立有斐遺思冊序

王太公故之嚴肅也國器肅也

胥督學使者蕭山王公輯其爲郎時所奉遺思爲冊  
上褒贈太公二命及四方學士大夫所爲志傳賦頌之  
文彙第成裘日之有斐遺思而授不佞讀之作而言曰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

丙

此公之以孝立教也孔子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而後爲孝士離  
疏釋屨而升本朝莫不有名譬日及華耳焉能爲有無  
惟立身行道乃爲令名王太公越之通儒也明經術能  
文章孝友廉讓古人與稽蓋難乎其爲子公箕裘堂構  
修之於家用之於國爲司空宗伯郎膚敏寅清大者禮  
樂小者百工熙載惠疇越人當軸或借資臚仕比其微  
也欲繫得繫欲援得援獨公子然無黨皦然不汗

天子葵之疏爵以及太公太公巖居川觀終身逢掖名  
不過一鄉乃今貽穀之功著於本朝播在制詞方內豪



賢讚述品題垂竹帛而考金石顯揚令名莫大乎是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道一而已不佞承乏晉陽幸從公後  
公壹舉足壹出言若太公定耳提面命之于文教從孝  
以身教者從三晉之士受命如嚮豈直以論說相感動  
科條相結約文藝相切摩哉有斐者令名之謂也遺思  
者終身慕之謂也不佞故曰是編也公之以孝立教也  
今天下士習靡然趨西方之教流弊幾爲楊墨無君無  
父父子之親無所解於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以  
彼佯狂方外且猶知之而爲孔子徒者敢於離經叛道  
令孔子而在誅亂賊其何道焉夫孝至德也亦庸德也  
人莫不有親皆思貽之令名道豈在遠事豈在難言舉  
斯編則而象之擴而克之有餘師矣不佞故曰是編也  
公之以孝立教也

奏最馳恩卷叙

蜀人劉子藐有雋才弱冠舉鄉第一人明年成進士爲  
襄陽司理廉而平明而恕敏而達兩臺使者婁薦於朝  
會三載上計冢宰考課最俾還治事以待徵擢而按故  
事封其父東泉公如子官母甘爲孺人當子藐未對公  
車兩尊人已蚤世居恒咨嗟有宛鳩明發之懷衣一絲  
飯一蔬必先薦之念不逮親也施一令刑一民必審克



之懼背親之教也。上有褒下有頌，墨墨然不自得。旣獲封而更涕洟，言曰：夫樹穀者安在哉？而俾我坐食。若是余日夜虞速官誦以貽地下人羞。天子寵命賁於重泉，大人目可瞑矣。非吾君吾何以報吾親？北鄉九頓首拜。

天子之賜西嚮九頓首，授使者告父母墓。墓草不知幾宿而東，泉公一旦易諸生稱郎耳。孺人以里媼稱命婦，予藐之治襄尺帛斗粟之饋，無所受。襄人無所用報而相與謳唵其父母，以寬予藐。蓼莪之慕而彰其能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四方觚管之士互有虞遂維襄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三

丙

與七子八公之屬胥矢詩焉而授之剗名曰奏最。馳恩某三復掩卷而嘆明德之度越前代遠也。事近古者莫如漢，漢才士莫如蜀司馬相如。方其事，景帝爲武騎常侍，以帝不好辭賦，見梁孝王來朝，多幾毋說之士而說之。至病免游梁，梁孝王僅令與諸生同舍而已。是時相如子虛賦已成，不聞梁王之能賞鑒而優禮之也。其後武帝讀子虛而善之，因揚得意召見，乃更賦上林令尚書給筆札，已爲郎檄告巴蜀民之不欲通西南夷者。已復建節往使，叩竿冉駝斯榆之君，請爲內臣而蜀父老終不便，至爲文難之。相如欲諫業已建不敢，又坐使



時受金免官其進仕宦未嘗與公卿國家之事世以此少文士無用不聞其蒞官治民上下相得也予藐爲相如後進而文似之掇高第猶之承蜩進必以正舉能其官豈以詞賦取寵修於家而壞於廷哉矣然五與予同天子推恩疏爵及於枯骨以能共二千石佐元元之急非好大喜功逢其欲也令甲諸侯王不得有爲於其國郡理與其長若貳治之權出漢王國相尉上予藐守天子三尺以御王國人不小粵損王身率其國人競奉三尺無挂於吏議者兩相成而相睦采風作誦於以見得輿之慶而昭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四

丙

天子知人善任之明錫類之孝湛恩汪濊無所不至非曜華之宮忘憂之觀侈賓客騎從以媵鄙小縣而猥以杯酒詼笑媠黠苟容務游談遊戲翰墨暴所長爲名高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一歸於道德仁義遠過漢代可不謂甚盛事乎予藐所挾持與其適合倍蓰長卿蜀人士從此增重而楚之先有襄王者第與宋玉景差輩爲文字滑稽交事多不經有今王而楚張矣然王與予藐意不在是禮曰善則稱親則民作孝善則稱君則民作忠其斯之謂歟某不佞敬爲之序



歲丙子秦比士余承乏提調得今常德守劉修初氏以  
其名一錢雖本漢祖榮事文不雅馴爲更今名一全其  
後爲臨晉博士令馬邑贛榆上元皆邊海巖邑輦轂重  
地以循良稱已爲民部比部水部郎三任俱在留都會  
計明審錙銖無所染精法令而行以慈仁公車薦牘可  
數十計士民謠誦不勝述而考最若逢國慶寵命益三  
錫焉修初有母老以子貴三命安人家距秦遠曠焉定  
省上書乞歸子舍冢宰不聽有今除修初益自奮勒其  
所被制詞常目在之以對揚休命於無斃云夫人子舍  
親而事主誠得以其貴貴親豈不甚願而功令有限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五

丙

不可數冀巧宦之徒行媚上官以博聲華其身與親或  
傲竊綸綍之言而閭閻詬病清議擯廢則親與其辱計  
典有嚴復行褫奪不若汶汶者之自全也修初三爲令  
於今十年自郎爲守亦踰年然余所遭三邑之士民與  
三署之官屬稱修初如一口如一日

天子褒嘉不爲僭賞而人庶幾知勸

上懲言者切直罷臺省不徵徵不時拜拜不納其言往  
往得罪錮之終身修初清白無左右先容之助就常調  
擢爲郎然諸臺省能以三命貴親如修初者其人幾何  
修初籍甚民譽推本所生而揚詡之得乎丘民與得乎



天子其寵光訖大訖小訖近訖遠或曰修初先人有孝友至行而其母程太安人母儀著關右大耋期願享賢子孫之樂未艾世奉國恩所由來殆非偶然子之所以顯親親之所以貽子君之所以體臣臣之所以報主於是錄也可三復矣

駿惠龍光冊叙

尹太公趙太君者吾郡李尹公考若妣也太公通經術有美才里人師事之得少月奉以奉二人并毳而取其羨周兩孤甥甥有爲達官後者族子中以訟力爲禦侮所善田父某粗自給市兒陽困之大役而陰使以行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三

丙

乞免公助之遂窘矣夷都護文應祥高其義禮爲塾師無何應祥有郡逮主公家屬以五百金爲橐篋費無何死其監奴語公是可取而有也公慨然曰與人交骨肉未寒而利之非人所爲封識宛然以歸其子兩夜聞闕而哭者起視乃豪與隣爭水道故面數豪過明日白其事諸父老豪遂戢此其行事最著者也趙太君與公儷德身操作共僮婢甘苦僮爲人轉鬻他郡戀故主母恩卒自歸太公所卯翼兩甥視如其子年逾四十而後舉郡李操之嚴吾寧無子無寧以姑息貽不肖子李八歲曾之市與輿臺兒伍太君召撻之日就外傳夜考所記



誦以爲常寢長從諸茂才結社談稅太君治具刃傷指  
血淋漓衫袖不令李知也當其盛年擇可以虞侍太公  
者進之有膠木之遺風焉蓋太君卒李學未成太公見  
其成復爲諸生高第有旣廩矣而又卒李居恒慟其父  
母沒齒布衣務學遜志時敏無忘先人訓也已而登賢  
能書遂成進士爲今官以廉知自將治獄必先平恕無  
倍先人德也三年政成部使者以最聞冢宰覈奏報可  
按令甲馳爵及其父母而太公官與李同太君稱孺人  
李拜命而泣孰使我有今日者曾不得食一日祿

天子之制詞所以褒吾親德美甚備白骨若加肉焉先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三七

丙

人式靈承之孰使我先人有今日者何德以將之於是  
郡茂才十許曹皆李門下士也進而相尉藉人孰無君  
亦孰無親其人何能久存獨是君臣父子之道如日月  
然萬古不易而光景常新惟吾師之不忘親也靖共在  
位以受主知惟太公太君積德無斁也沒世而各立王  
言綸綍爲之表章惟

天子體群臣推恩所生不以存亡異也太公太君隱德  
迄今而顯吾師乎吾師乎移孝作忠爲人臣爲人子者  
當如是矣相與作謳歌頌記贊說之類以侈之而目之  
曰駿惠龍光駿惠者昭太公太君之貽也龍光者章



明天子之賜也既成以視不佞大哉父子君臣之義燦然具備矣無可贊一詞矣稍爲述太公太君行事而明其指如此

拾禾教子詩序

小雅大田之篇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序以爲刺時王矜寡不能存焉周官遺人掌關門之委積以養老孤官有常餼豐年餘糧棲畝捃拾足自活先王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而更饑之夫非以窮民無告發政施仁必先耶然所云利者無夫之妻一人之身非有子之母一家之主也卽上不

致餼而以捃拾餽其口事容易辦乃若家故饒而之貧年方盛而忽孀藐焉遺孤如九鼎一絲而第借穉穗秉穧之餘食之教之以觀其成生不愧死衰者復興豈不最難最甚盛事乎如蜀貞節魏母洵哉曠世一人矣魏母爲劉處士公配處士以里魁代里人入租積二百餘金病革焚其券以語母無令若母子訟逋責受辱輿隸而書其子孝廉公掌曰讀書遂沒母年二十六孝廉九歲無儋石儲祐禳田間遺粟爲糜療饑入夜所以代膏燭者卽其粟之總與銓也母子含辛茹荼黽勉拮据四十四年而孝廉公年五十有四甫登鄉書教子戶部公



成進士戶部當貶封父而孝廉勸母不逮見貞節未旌  
踰七十始受封戶部公爲郎無幾何以忤闈瑾廢晚錄  
用爲臬使在滇南萬里外不及以王母事聞於朝而曾  
孫僉憲公始請于大宗伯下諸臺覆案具如章于是命  
有司表曰故劉福壽妻魏氏貞節之門而玄孫方伯公  
錄其始末綴二三遺事以昭示後人蓋戶部公父子時  
海內能言之士賦拾禾教子詩揄揚懿美而邊司徒廷  
實所作尤佳僉憲公與蜀諸司引以爲徵不佞讀之三  
嘆息焉請以禾喻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人情  
則然而况巾幗之流寄命他人者哉母以弱年貧發矢

死靡他抱哺稚弱不因險阻艱難有二心譬之禾農夫  
嗣股肱之力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然後能使  
蒙數節而莖堅穗大而均粟圓而薄糠米多沃而食之  
彊是穠是穰必有豐年人定可勝天者乎自孝廉公父  
子而下五世其昌八世莫之與京舉于鄉五人奉大廷  
之對稱子大夫三人明經爲廣文若茂才異等四十許  
人譬之禾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  
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者乎母以百餘年九泉寒魄  
聲聞于朝賜以絲綸萃袞之言藩臬郡邑宣布德意而  
冠蓋肅臨之筐篚承將之鄉三老子弟邑博士諸生與



其子孫絃誦之九原闇芻糶于光明鏤鼎作考汗竹書  
帛令聞無疆譬之禾其臭香其味甘以治酒醴粢盛烝  
祖妣歆上帝盈百室洽百禮而興嗣歲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者乎此其利也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者也

天子不遺匹婦從一之節久而彌章明德遠矣令大田  
詩人而在頌聲作焉何所可刺會方伯公旬宣南國不  
腆下邑人士預在視聽之末相與矢詩遂歌而不佞取  
雅爲之亂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  
公爲膏雨黍苗以生息此一方民亦自其拾禾之教推  
恩錫類故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十

丙

貞壽編叙

今學士馮公母劉夫人者年十有八而歸故孝廉贈學  
士公明年遂舉學士又四年贈公卒夫人日夕擁學士  
以哭贈公之几筵五內俱裂生死不卒旣而鬻然若寤  
未亡人竊比于梁高行矣高行之言曰妾夫不幸先犬  
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以彼  
匹婦能推事理之致而全宗祀于無窮未亡人何敢棄  
先君子遺體而不爲馮氏宗祏計長遠乎其或二心有  
如此日蓋贈公之初喪也夫人勅制僮御操作督課以  
持門戶爲女丈夫學士之在孩提也夫人抱保携持爲



慈母學士之就外傳也孺人教以義方勿納于邪爲嚴  
父爲嚴師夫人三十有八年而學士舉于鄉四十有一  
年而學士成進士讀書中秘爲國史贈公與夫人先世  
俱浙人而游京師以其籍自占夫人既年五十則京兆  
赤縣諸守令鄉三老若博士與其弟子員以夫人事聞  
按令丙顏其門曰貞節以表異之已而學士奉夫人歸  
浙展墓已而以太史考最封夫人爲太孺人已累遷春  
坊諭德封夫人爲太宜人而先後分較禮闈若吾楚闈  
士數十百人皆一時選自政府宮宋入座九列文學侍  
從之臣與四方士大夫之立言者嘉夫人之節與壽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十一

丙

又嘉學士之能顯親揚名所以頌讚謳吟盈箱克棟輯  
之爲貞壽編不佞竊窺其得天得人交相助者非偶也  
孟氏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六義以閨門爲風化始  
女德婦順被管絃播金石者甚衆東遷而王風降春秋  
紀宋兩姬始特筆大書此詩亡之一驗也國家明倫軌  
物大化隆洽二百餘年浙文獻甲方內夫人父黨夫黨  
名門慶胄其儀不忒而居輦轂下德教捷于置郵風聲  
承聽習俗漸摩耳目心志粹然一出于正非直朝夕則  
人之所助多矣發不必有子子不必成成不必賢賢不  
必貴賢且貴不必壽母身親見之故事守節而封者不



得旌夫人先以年至旌旌而復因子封封且至再聖其  
閭而綽楔高于閨閣尊于閭闕升其堂而綸綍寵于華  
袞炳于日星法膳上尊以爲養揄狄珈副以爲衣翟弗  
魚軒以爲安舍飴分甘以爲樂令聞廣譽以爲榮鬼神  
福饗陰騭而顯成之戰穀罄宜人力不至此則天之所  
助多矣求諸古不數遘而况晚近世乎是編也良之秉  
彛好是懿德好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詠歌嗟嘆之在當時則爲風在後世則爲史詩  
春秋二經大義兼備豈惟馮氏家乘之光亦昭代綦治  
之符人世稀有之瑞也或謂詩故馮家學取科目成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二

丙

章代不乏人學士方紹明春秋之業言語妙天下母以  
子貴無言不讐抑小之乎識是編矣

熊母壽辭叙

吾友熊國亮以童子爲茂才而太公方塘翁卽世有臯  
魚之悲旣成進士其母謝太君耄矣人謂國亮日取大  
官粟尚方衣以奉太君猶懼不給而國亮輒已抗章乞  
歸蓋國亮所不足非養也太君所需於國亮亦非養也  
國亮先世自吉水徙新建曾太父行有爲御史大夫者  
而方塘公始徙居竟陵太君先世亦自南昌徙有爲郡  
丞者有舉孝廉者而獨太公太君若老萊梁鴻龐公隱



閭閻田野間太公抱直履方不侵然諾務振人之窮不  
伐其德既沒太君取其券千金焚之而謂國亮馮驩猶  
爲孟嘗君市義未亡人乃不能承先君子志乎第令先  
君子操鉛槧攻儒亦且爲孝廉爲郡丞敵其妻黨亦且  
爲御史大夫似其父黨然而以布衣終人固各有志也  
國亮未總角而茂才甫勝冠而孝廉太君不色喜爲孝  
廉七上春官不偶不色愠晚成進士而又不色喜也吾  
知兒力能爲郡丞爲御史大夫似其父母之黨然而先  
君子以布衣終千里誦義何讓於郡丞御史大夫士固  
自有重也今天下無無母之子無不愛子之母始生保

抱携持出入顧復迫欲旦夕見其成七八歲就外傳能  
受書則喜籍博士則又喜對公車策名就列則又喜出  
而從政效錐刀之用暴咫尺之奇則喜滋甚非是則缺  
望以而不樂爲人子者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而人莫知  
人知矣親不必逮親逮矣壽不必康逮而壽康希一命  
之寵焦神竭力日踈踈不休于以反始于以美報非名  
位何所取之顯親揚名必不遺力而讓仕進此兩者母  
子大較然也責之愈厚望之愈奢而造物者恒靳不予  
太君視子成進士無異爲茂才孝廉時國亮乞歸亦還  
其茂才孝廉時所固有耳又何加焉如使國亮以羶薌



爲孝耳肯爲慈抑或累資取通顯盛車徒傳呼里門長老望見走匿倭晝日之觀詫稽古之榮豈太君所樂有哉太君年垂九十視聽斤斤徐趨剡剡筐筥釜錡井臼機杼操作力侔壯婦其始飯脫粟不盡一型而晚更健噉故國亮所不足非養也太君所需于國亮亦非養也莊生有言愛親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太君於國亮升沉淹速不項焉干之胸中可謂忘矣忘則適適已之適而非適人之適者也適則樂樂則安安則又眉壽無害其誰曰不然比歲烏巢太君宇下家人欲逐之太君不可烏雀之巢可俯而窺是爲大順烏馴擾不驚將雛而去人以爲國亮返哺有烏之義其休徵乃爾夫目國亮之孝不若大君之順何也彼其道兩忘也諸與國亮游者祝大君壽祭酒有辭屬不佞先之衆從而和之是享爰居以鍾鼓而欲爲渾沌鑿竅也不佞多言矣

涓陽永思錄叙

涓陽永思者今司徒尚書郎王君似塘思其舅氏見塘陶公而海內學士大夫詠歌之觀察常山詹公輯而名之者也其事蓋取諸詩秦康公爲太子時舅晉文公自秦反國送之涓陽思母而作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其後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侍中繆襲曰此館之作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劉孝標言明帝出自甄后后父  
逸逸孫象子暘史稱帝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象  
母卽舅氏妻非外祖母而館名與史不合此亦不足深  
辨獨秦康公因舅思母而令狐之役舍晉嫡而納公子  
雍敗師釀釁兵連禍結宋儒以爲怨欲害其良心然則  
悠悠之思特偶然耳何能永乎吾聞孝子之思親也色  
聲不忘乎耳目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將爲善思貽父母  
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雖舉足出  
言而無忘父母父母沒矣霜露旣降履之悽愴雨露旣  
濡履之怵惕祭而致其齋思其居處志意笑語所樂所  
嗜若有見聞其思也如是是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服  
於無喪而况乎見似聞名如舅氏者其心目有不瞿然  
耶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  
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  
一人焉由飲食衣服執事無敢敵父母所愛父母有所  
愛婢子若庶子庶孫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敬所敬愛  
所愛犬馬盡然而况於舅氏乎虞夏商周養老次乎事  
親自朝廷達之州巷道路蒐狩軍旅年長以倍則父事  
之見父之執不問不敢對不謂之進退不敢進退而况



舅氏與母一體而分者耶王君之父母與其舅氏死矣而君視舅氏之子猶舅氏居同室食同案衣同衾刑于其妻數十年無間言施于臧獲家無常主可謂永也已矣秦公之思因舅氏而及母故不可久王君之思因母而及舅氏故無時已或言晉文公舅子犯與齊姜謀醉而載之行醒公以戈逐子犯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及河以壁授公子乞亡其客秦也懷嬴晉甥而公納之子犯從臾之由此觀之晉文於甥舅禮遺缺多矣其何以承秦康之思陶公於王君弟未離裏屬毛耳其思義猶父子王君之永思固其所也是不然詩曰永言孝思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六

丙

禮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孝子成身身在親在親在思在無之非身無之非思引而伸之草木禽獸非其時且不伐殺而於母之昆弟以思禮隆殺爲報施乎此不思之過耳匪舅之不思不思其父母也宋儒所謂恣欲害其良心者也故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永思而後錫類錫類而後不匱不匱而後爲孝詹公命名之義其在斯夫

夫秦公之思因舅氏而及母故不可久王君之思因母而及舅氏故無時已

其妻數十年無間言施于臧獲家無常主可謂永也已矣

鄭督府贈言序

云 中上谷虜爲中國患長久矣國家定鼎燕薊則益迫近虜王與大酋部落悉當兩鎮間則益要害自款市迄



今虜情日黠勢日張我兵日懈故爲督高者日益難大  
梁楊公賜告且一年廷推十許人章數十上而

上始以縉雲鄭公代之又不卽除代公者可十月而公  
始得代公才什伯人文武並用備兵赤城榆中習邊計  
虜情開府齊魯卻島夷不得入界遼陽朝鮮以安再開  
府榆中誅套虜犯順者我師無一失亡而首虜過率

上蓋倚公爲安危云公受事甫三日以勞劇病會虜五  
路狂逞塞上戒嚴公厚集其衆聲罪致討虜王素習公  
威名懼且以五路失款利使人詣公上書自理願爲五  
路乞旦夕之命公所指揮奔奏皆一二宿將故虜所嚴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七

丙

憚五路亦懼悔禍請得款市如故而公再以病請

上遂賜告山以西三鎮官屬士民錯愕惋嘆公來莫而  
去速進難而退易若非所以救寧疆土藩屏神京者余  
竊不謂然自頃三公八座九列及外督府諸重臣母論  
進難卽退更難於進或三年之喪不得歸或乞休舌敝  
唇燥不報報矣或歷年不予代

上聖神推見至隱諸臣或實無退志而姑以退爲名或  
有憎多口謝病非實或其事與地可臥治無煩數更耳  
上於鄭公則異是廷推督府十許人至再三而舉公公  
資稍後然獨用公知公足辦虜也初至經畫禦五路事



情便宜遂以病聞事訖而遂以歸請

上曾不詰問知公非中有所不足託而逃也公再告而上輒聽許知公以躬許國盡瘁而已不欲重勤公以盡其力也公得謝而代者遂以上谷馬公仍手勅之就近交代欲公早釋負專攝養他日可急使也從公進退出處之際而窺

上意其倚重軫卹公近來臣下所莫敢掣萬分一而何以公去爲戚乎公頽而清秀精采煥發其學窮理盡性檢身克己終日危坐獨立無少偏跛其在天官銓品不爽毫髮聲施到今今歸括蒼山中學日益神日王微公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四大

丙

之靈雲中上谷無事則召公爲司馬坐籌帷帳爲冢宰領袖人倫卽有事北門鎖鑰舍公孰與寄楡中捕虜功直指使者覈蹤未上彤弓一朝之饗寧忽遺耶三鎮藩臬度支諸大夫旣祖公各以言贈彙而成表屬余叙余奉公周旋邊鄙不聳受賜視三鎮官屬士民孰多本緣上意論公今日之行非他去國者比且語諸大夫率其君子小人筐篚簞壺迎公蒞師抑展賀于朝期不遠矣

### 驪駒遂詠序

陳明府坐口語歸其門下諸生共張祖道於東門之外而爲詩贈之以視不佞不佞命之曰驪駒遂詠其事蓋



取漢王式式應徵至舍中諸大夫博士沈意高仰之共  
持酒肉相勞苦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歌驪駒  
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尚  
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  
狗曲也式耻之陽醉邊墜而讓諸生我本不欲來諸生  
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不俊竊評之以主人  
促客行失在主人客何足置辯式見輕於江公而不能  
忍須臾徵色發聲且諸生亦何可讓之有號爲大儒者  
不應乃爾明府治邑二年有奇獨善二三諸生旣坐口  
語歸拂袖長往于諸生何讓焉諸生不以明府解官若  
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四十九

丙

棠陰善頌叙

昔者周召公巡行南國貞信之教興衰亂之俗徵士民  
卽其所憇芟其棠而詠歌之後人遂以列二南被絃管  
徵王風於今稱盛焉當是時召公歷相文武以及成康  
而二南詩采自周文公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詩當在



武王未成王初召公固無恙也下之人不爲諛上之人不嫌爲博名高直道而行釀爲大和卜年過曆職此其故矣吾郡南漢而北江蓋召公舊賜履也而又以

世廟湯沐比於豐鎬藩大夫分部治焉旬宣之寄與召公等自嘉靖建官暨今六十餘年藩大夫非一而獨閩游公得士民心最著公蒞郢未二歲又以蜚語調其初士民受公賜而不知旣解任而始閱閔焉如赤子之離慈母詠歌馳慕相屬叔季以來人情巧僞一人之身耳勢在則跽爲夷勢不在則夷爲跽莫可究詰矣郡士民頌公不於在事之日而於失意之後固三代直道之遺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五十一

丙

也不佞故哀而名之曰棠陰善頌夫召公有大造於江漢而上之人倚毘眷顧至篤老不衰乃今上之黜陟與下之好惡時相左游公爲士民所依戀若此而白簡汗鱗不遺餘力可勝嘆哉雖然彼富貴將相賓客滿前道古今而陳盛德不絕於耳而不能得匹夫一字之褒或指其姓名唾詈之爲游公計寧詎以此易彼嗟乎當官者采風者於不佞言宜有深省矣

漢廣仁風叙

昔者孔子雅言詩而于周南召南特拳拳焉周南南有喬水詩凡三章子夏序之以漢廣名篇曰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漢自豳豳來入楚所經郡爲鄖襄承荆漢凡五朱紫陽于漢有游女獨以襄陽大堤當之春穀汪公令襄陽七年召爲計部郎其邑與隣國士民依戀謳吟而宗人孝廉兄弟哀次成表屬余目余爲目曰漢廣仁風何以故自

世宗起郢邱乘龍御天而旁漢諸國實與二南同建首善從此始今

天子稍移聽於言利者之口貂璫賈緣齧齧人如或不勝其最烈爲吾郡次則襄陽賴汪公覆護之羸者子遺若顛木之有由藁無亦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五十一

丙

世宗之靈不忘故鄉默牖

上心而漢民甫有寧宇若所誦美汪公可徵已天下有陳詩而觀世變者是風也比于周南之漢廣可矣環漢而郡者五如汪公爲令何下數十人不助璫爲雷卽從風而靡民惟恐其去之不亟而汪公獨繫民思波及隣國仰之若父母願受一屨而爲氓其行也詠歌嗟嘆之非仁人而能若是乎余之以仁名風也蓋有深思矣

歛輿誦編叙

蕭樵陽方先生與先方伯同舉進士而先生子子及復與余同舉進士先方伯每爲余言先生卓行殊遠余不



及見幸得兄事子及甚驩子及宦四十年所至有聲以直道三黜官不過五品最後謫守寧州踰兩考無愠色余同子及上計見子及仲子孝廉瑤林玉樹嘉嘆不已子及顧語余君未見吾猶子謂伯文也是時伯文有母喪居廬服除除歎而余鄉商旅若以名藉自占者新都人十可二三數向余稱歎令行事余益信方氏多賢福祚未艾也久之友人汪仲嘉輯其邑人所爲謳吟明府德政凡十有五章曰歎輿誦編以示余山中質諸所聞新安人語合嘗觀剝之繇曰上以厚下安宅其上九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今天下小人道長橫政日出而新安以富厚名遭礦權之害獨甚有司或推波助瀾揚湯止沸民無所歸命此亦剝床以膚之時也伯文三仕爲令不以碩果不食易其故操廉平馴謹柔不茹剛不吐利必興弊必革文武相配大小具舉其爲民所戴故不虛耳或言輿人之誦始晉鄭魯美惡不嫌同辭皆不知作者姓氏此之謂丘里之言合併爲公今成自仲嘉無乃有私昵乎是殆不然詩十五國風不具論其在二南則江沱漢廣皆余鄉故實悉出田野市井細民婦孺之口而觀風者采之修飾潤色然後可以被管絃諧金石卽左氏內外傳所紀三國輿誦非史臣修飾潤色何以



傳遠余從新安人知歛有賢令爲日已多信仲嘉不虛  
美矣詩亡而後春秋作是編也詩也亦春秋也舉實有  
耳目將安所欺子及已拂衣歸得是編而讀之能無折  
安石屐齒耶

### 建平政錄序

南齊時傳琰與父僧佑子劇孫岐皆爲縣令以循吏稱  
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此過譽失實  
耳故劉玄明與劇代劇願以舊政告新令尹曰我有奇  
術卿家譜所不裁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劇語孫廉  
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五十三

丙

更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乃知傳家譜不越二言  
卽玄明日升飯莫飲酒之說亦暗與之合慈谿向氏自  
忠節公以獻令殉身子孫多聞人而爲令賢者余耳目  
所睹記若侍御明臺之在閩回山公之在繁昌與今建  
平尹皆可方駕古人繁昌建平父子也繁昌不饋兵使  
者父不應郡司理檄余往來江上士民能誦說之比得  
友人所爲建平治行錄雖言非一端而勤與清足以救  
之是非傳氏之譜而向氏之譜也勤與清其各甚美居  
已于美形人之貪惰非所以示厚傳氏譜不傳亦不欲  
上人之義可謂厚德要之樹德由已報德在天升沉利



鈍君子惟其所遭何歎羨畔援之有繁昌建平俱在畿南繁昌公不免蜚語而建平遂衰然爲舉首寔命不猶人其如之何余故知是錄非建平意也然而善則稱親繁昌以子益顯貽穀之訓考最揚于帝廷具在綸綍使作求世德者感發興起則是錄也故弓冶箕裘之徵竹帛金石之符矣

輿人之誦叙

古之爲政者風聽臚言於市而使庶人傳語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不治億兆願戴已與否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言而喜之子產誨子弟殖田疇孔子袞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五十四

丙

衣章甫實獲我所益需以歲月政成而後輿人誦之夫政在得民得民之難也聖賢猶然而孟氏獨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以民之憔悴於雷政而布德行仁其速捷於置郵其王輕於反手升斗之水可活輟鮒奚必西江時使之然矣不腆下邑豈有裔民夫亦

列聖之所蕃息而訓討者也頃歲水旱之災與水火之政並作下以不肖之心應之淳漓朴散遂各難治此猶馬之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纏御者實有過焉陳明府爲政半歲而民欽然歸之天降時雨黍苗芃芃汗邪旣甞可必有獲而明府覽揆之辰適在五月薦紳大夫



博士弟子員下逮輿臺廝養考鐘伐鼓剖羊屠豕使巫  
覡遍走群望禱祠或躋公堂稱兕觥祈黃耇祝饁饘而  
其能言者各爲謳唵侑食加爵行馬之外冠蓋杖履纒  
屬也孰爲爲之孰令聽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偶而  
已堯以五十年子產孔子或以三年朞月而明府甫半  
歲得之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觥飮不及壺殮則乘時之  
效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古之祝其君者必曰萬年君  
之祝農夫亦曰萬年有之以爲利故也中不容利民乃  
外次曾不能一朝居而欲其長有此乎邑大夫士民辱  
在明府宇下愛而戴之便而安之詠歌而嗟嘆之五福  
之疇一曰壽四曰攸好德先民有言人所歌舞天必從  
之兩相徽兩相從也以衆人之謳吟壽明府明府壽寧  
渠央耶某不敏嘗從史氏後與於采風故裒其詞而目  
之曰輿人之誦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爲明  
府壽爲明府壽斯民無二道矣

實政紀叙

郡人故少司馬劉公紀其所善咸陽杜司禮自蒞官以  
來興利除病若干條名之曰實政而叙行之余讀旣蓋  
三嘆焉昔者冉子退朝晏以爲有政仲尼斥之爲事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方是時政由魯君而季氏



竊之是以云然余屏居田間故從大夫之後覩記司禮  
先後奉壘書非一  
天子命之司禮行之名之爲政可矣國家政出於一損  
益咸正罔缺而恬熙日久罅漏日生巧僞繁作上下相  
蒙所患莫大于不實信如司馬公言司禮之政名之爲  
實可矣

天子所託重恃力者內則六卿九列外則兩臺藩臬郡  
邑其政不能無不實而管敬仲所謂中央之人能以實  
政見紀于士君子夫亦吾黨之羞也無乃

天子之寵靈實牖其衷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周道于今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五十六

丙

再見乎夫亦吾黨之幸也天下事有以嫌敗者有以偏  
敗者有以激敗者薦紳之徒率言宗藩中貴武弁當遠  
形迹而偏與激因之流禍無窮頃歲中央  
主上深居群臣莫繇一瞿旒藻中外建白大政若罔聞  
知所相與朝夕惟是一二瞽御之臣釜鬻煬竈何不可  
爲大阿之柄未知所授而復惜齒牙餘論不以獎成其  
美過矣劉司馬之叙而行之有以也余又聞諸郡父老  
從

肅皇帝嗣大曆服垂八十年諸常侍蒞郡者指不勝俵  
惟張咸陽堯得士民心弇州特爲詩贈之在集中司禮



實出其門其父以明經爲博士事之能孝置酒會客輒令優人爲鳴鳳傳奇至容城諸君子被禍處容嗟流涕復以獻皇帝御製郡十八景詩有岳武穆遺祠失其址購地興祠事以昭示獻皇帝表章忠臣之意亦可紀也

海陵二紀序

海陵二紀者今上元陳明府令海陵時事也其一曰忠孝編明府考最以其官廻贈太公而母與婦俱受婦爵爲孺人天言褒美寵靈光大沒而不朽移孝爲忠孝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序

五七

大於顯親可紀也其一曰德政錄紀明府前後所行事釐改制量噢咻疾病邑含生禔福而四民因建祠祠之及諸咏歌讚誦之言彙而成帙也蓋今爲民父母者其人或善事上官以獵虛聲諸臺薦引童滿公車比及三年銓曹案官簿以聞其親亦得徼一命榮而風聽臚言於市則竊姍笑之刺譏之抑或奉法循理不爲赫赫名或恥冒詢干進民居則愛戴去則見思而甄叙之典時有不及且不獲安其位以去上之賞罰與下之是非相抵悟明府有德政謳吟之聲洋洋盈耳升聞於上昭受譽命僉以爲快名實相副上下相應斯足貴耳夫有



德政及民而後不負君爲民設官之指是之謂忠有德  
政揚於王庭而親與其榮是之謂孝兩者同出異名而  
余則推原於孝孝者百行之本也邇之事父卽遠之事  
君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不侮于鰥寡而况于士民故能  
得人懽心君以爲良臣親以爲令子明府式親貽穀奉  
親遺訓有終身之慕以此行政何政非德以此事君何  
事非忠所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也明府有焉  
余故合二紀而以孝一言蔽之如此明府諱字字君治  
浙之上虞人

被文... 余... 事... 賤... 骨... 昏... 余... 迎... 謝...



江寧德政錄序

漢時輦轂下爲令者長安則何並洛陽則董宣虞巡周  
紆李固之屬率以剛毅執法顯名而循吏傳不載京師  
多貴近權寵卽乘輿時有所屈狗何有於令令取武健  
嚴酷勝任愉快勢使然也今京令難治倍於徃代而陪  
京體貌復不逮北都國門之內各有司存民間事令不  
顧問稍稍行於郊垌四境而已治簿書期會刑名錢穀  
救過不給欲爲循吏所爲得乎江寧令劉借鵬秦人也  
筮仕鳴鹿且六載諸臺以治行高等薦者數十而無與  
援僅僱江寧其治先教化後刑罰行之一年民歡樂詠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五十八

歌之所最著十有八事若行鄉約作人文除耗餘悉民  
隱緩催科捐罪贖貸輕罪蠲養馬省倉社優行戶卹貧  
窘捕蝗蝻祈雨澤皆寬大平恕清淨簡易獨申十禁驅  
京棍肅衙蠹殲天罡微露風裁耳大抵開誠布公以清  
白之操率先僚佐宣上德故上不得以威勢屈撓達下  
情故下不得以闕說求勝久之相信無犯相安無事而  
政成矣昔鄭子產喜然明論政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其語子大叔亦曰惟有德者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是以初不免國人



之謗鄉校之議從政一年而後與人頌焉孔子嘉其行事日之曰惠人曰遺愛子產以猛而後成其寬豈一切不忍猛而寬若大叔貽後悔哉兩漢諸京令名不編循更亦未講於用猛用寬之方也偕鵬深得子產遺意一年而頌聲作亦復相似然子產在侯國偕鵬在帝都子產執政唯所欲爲偕鵬邑令中制旁掣者多名實加於上下若此爲尤難耳太史公曰身修者官未嘗亂奉職循理亦可爲治何必威嚴特作循吏傳子產與焉其指不悖孔子古今不易民而治京今與外令同此民吏誠循民何患不服江寧其明徵已余僑寓江寧八年所睹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八

五十九

聽士民談偕鵬甚悉士民哀諸臚言爲錄而以偕鵬余門人俾道其所繇來余竊從士民後徼惠偕鵬可久處此偕鵬又錫余以得士聲故喜而爲之叙

0994

事月之曰惠人曰遺愛子產以猛而後成其寬豈一切不忍猛而寬若大叔貽後悔哉兩漢諸京令名不編循更亦未講於用猛用寬之方也偕鵬深得子產遺意一年而頌聲作亦復相似然子產在侯國偕鵬在帝都子產執政唯所欲爲偕鵬邑令中制旁掣者多名實加於上下若此爲尤難耳太史公曰身修者官未嘗亂奉職循理亦可爲治何必威嚴特作循吏傳子產與焉其指不悖孔子古今不易民而治京今與外令同此民吏誠循民何患不服江寧其明徵已余僑寓江寧八年所睹



